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詞苑叢談

(上)

徐鉉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詞苑叢談

(上)

徐鉉編

國學基本叢書

# 序

詩與詞均三百之遺也。詩話之與詞話其卽春秋大夫歷聘賦詩見志左氏傳諸紀載遺意也。顧自孟榮有本事詩之纂計有功有唐詩紀事之編而詩話遂有成書。余獨慨夫詞肇於唐盛於宋元熄於明迄我昭代彬彬大振而詞話一書藝苑羣公相望千百年間至今未遑編次大爲恨事。夫詞者詩之餘而樂之緒也。宋大晟樂府所歌頌郊廟樂章率皆按譜倚聲叶應宮徵寇韓趙周諸公正大剛方勳業彪炳而興發毫揮不少香醲麗語作者旣繁韻事自侈後代逃虛之士薄以雕蟲叩之古近且有聲病茫然者而奚暇及詞業所不存宜聽其事之散軼而莫有紀也。然卽有博雅審音君子起而欲纂成書則又不易。蓋詞旣中熄於明劉高楊瞿而後鮮有繼軌諸凡蘭畹金荃之刻藏弄寥寥摺撫無資僅僅取花開草堂註中一二雋評韻事合諸里巷瑣談以災梨棗考證不精則繆訛相襲體裁罔辯則俚雅襍收欲成千百年未見之書以誇來者不戛戛其難哉。吾友徐虹亭先生菊莊詞久已傳播海內丁卯秋訪余於鄂渚官舍暇時出示所輯詞苑叢談或詞以人傳或人因事顯分門別類爲目有七詳體製審音韻復加辨證品藻與諧謔繁羅紀事與外編並載自唐宋迄今上下千餘年間無不蒐討較之本事紀事二書尤爲縝密蓋先生家藏西庫遍覽無遺其足跡所經名山大川通都鉅邑時與畸人韻士相往來而珥筆禁林復工於比

事屬詞之體。劇心鉅腎。積十餘年。方始就緒。是此書之成。非先生不能成。且成之必待於先生者。天亦若默相之。以啓熙朝文運之盛。上以鼓吹風雅。遙規左氏之紀載。又豈特供協律選聲之彥。嘯餘談柄已哉。方今樂府選本。盛推朱竹垞詞綜爲最。試持此書。以與竹垞揚榷。當必撫絃賞音。共相擊節。而有六代觀止之歎矣。時康熙戊辰仲春之朔。溫陵丁焯雁水氏。書於黃鶴樓下。



# 序

長洲 尤 侗 譔

予嘗纂明史藝文志。其以詩話著者。西涯昌穀而下。纍纍數十家。而詞話自升菴之外。無聞焉。古今詞話。久矣失傳。其軼時見於他說。抑何鮮哉。然詞之系宋。猶詩之系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唐詩之後。香奩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詞之後。遺山蛻巖亦僅矣。及吾朝而恢其盛。天地生才。若爲此對偶文字。以待後人之側生挺出。角立代興。惡可存而不論哉。詞之見於話者。如後主之小樓昨夜。延己之一池春水。子京之紅杏枝頭。子野之雲破月來。東坡之大江東去。耆卿之曉風殘月。少游之山抹微雲。美成之并刀如翦。澤民之淚溼闌干。教授之鬢邊一點。皆其膾炙齒牙者。風流相扇。不乏美談。顧未有人集其成耳。年友徐子虹亭。詞人之翹楚也。向曾續孟榮本事詩。予爲作序。今復輯成詞苑叢談一書。蓋撮前人之要。而搜新剔異。更有聞所未聞者。洵倚聲之董狐矣。殆與本事詩相爲表裏。予故重爲之序。夫古人有詩史之說。詩之有話。猶史之有傳也。詩既有史。詞獨無史乎哉。願以傳之海內。且爲他日藝文志中。增一則佳題也。

# 自序

徐子之爲詞苑叢談也。從無聊羈旅中。搜取樂章。可佐尊前酒邊之所吐屬者。拾殘紙秃筆。隨時隨地。書之牀頭。置一竹籠。撚紙條納於其內。對客輒舉一二條。如頭白宮人。說天寶遺事。令人愴怳移時。以爲笑樂。積有月日。彙成數卷。歲丁巳。浪踏瑣闥。重尋桃葉。偶與周子雪客追話昔年同遊燕市。旗亭一曲。至今流傳人口。而勝侶良朋。升沈不一。因及叢談。則周子亦方有事於斯。亟索其藁。視予補綴。猶十之四五。子因請而蒼萃畢業焉。周子勿靳。悉以畀予。予方潦倒場屋。收而藏諸篋衍。不意秋風報罷。耗歸來。仍客武林。舉抑鬱摧挫之氣。無所舒洩。自覺蝮蛇怪鳥。爲天地閒廢棄之物。不惜傅粉搔頭。低唱曉風殘月。以供世人殘睡。因取向日所編。爲之條分縷析。別爲詮次。傍及詞之源流正變焉。嗟乎。今世讀書之士。高者激昂文章氣節閒。而卑則浮沈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際。吾兩人窮年矻矻。一無所成。徒托諸靈均騷辯。靖節閒情之內。此其志誠足悲也。花鈿歌釧。睥睨金莖玉茗。千秋萬世後。誰復知吾兩人者。遂遺書周子。而序其顛末如此。豈康熙戊午正月。菊莊徐鉉書於西湖舟次。

是書之輯。始於癸丑。迄於戊午。凡六年。所抄撮羣書不下數百餘種。歲在己未。余橐筆禁林。從退食之暇。與同年友秀水竹垞朱君。宜興其年陳君。互相參訂。竹垞始謂余摭摭書目。必須旁注於下方。不似

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余踴其言。惜已脫藁。無從一一追遡。閒取偶及記憶者。分注十之二三。藏諸篋衍。時爲補綴。然猶慮其擇焉不精耳。丁卯之秋。余旣放歸。遊於鄂渚。適丁雁水觀察見之。謂其可傳。乃捐俸爲余鋟板。而仍繫以戊午舊序者。不忘曩日借周子雪客蒼萃之勤也。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六月朔日。虹亭徐鉉又識於吳江城西之松風書屋。

## 詞苑叢談凡例

一曰體製。填詞原本樂府。自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前人言之詳矣。余故蒼萃其說。以攷其離合正變焉。至氣體互殊。代有升降。亦略爲申論。

一曰音韻。詩宗唐韻。夫人而奉爲金科玉律矣。若詞韻向無定準。故其出入寬嚴。卽宋人猶未免疵類。今一以沈東江氏詞韻略爲則。而間採諸家之說。以備參攷。至宮商疊配。清濁殊途。辨析毫芒。猶俟審音者。

一曰品藻。殘月曉風。大江東去。鐵板紅牙。褒譏千古。特是優伶之口。未免強爲差排。余爲搜討名人緒論。以己見參之。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善乎江淹之見。良有以夫。

一曰紀事。金荃蘭畹。雖異紋纂組。都屬子虛烏有。余惟搜採逸事。可傳佳話者。庶足供塵尾閒談。

一曰辨證。傳疑傳信。良史固然。詞雖小道。偶有寄托。然說分彼此。亦足貽悞後人。予細加詳攷。歸于畫一。誕妄貽譏。差謂能免。

一曰諧謔。淳于曼倩。爲千古滑稽之雄。里巷小詞。未必無關風化。余開採打油蒜酪諸體。使覽者警省。非止冠纓欲絕也。

一曰外編。凡齊諧志怪之書。雖事屬荒唐。亦小說家所不廢。余因取仙鬼神怪。以及奇緣異耦。載在野史傳奇者。徧爲摺摭。以資談柄。

虹亭徐 鈞纂述

# 詞苑叢談總目

卷一

體製

卷二

音韻

卷三

品藻

卷四

品藻

卷五

品藻

卷六

紀事

詞苑叢談 總目



卷七

紀事

卷八

紀事

卷九

紀事

卷十

辨證

卷十一

諧謔

卷十二

外編

# 詞苑叢談卷一

清 吳江徐 鈞電發編輯

體製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手躡蹠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絕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

沈約六億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靈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罍。鱗鱖。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糈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於垤。婦嘆於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三百篇實祖禰哉。樂園閑話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卽此調也。西吳記云。湖州磁湖鎮。道志磯。卽張士和所謂西塞山前也。新唐書云。志和字

子同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肅宗特見賞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今武昌府志記大冶縣東九十里爲道士汛卽西塞山音澗見水經云壁立千仞東北對黃公九磯故名西塞橫截江流旋渦沸激舟人過之每爲失色張耒詩已逢嫵媚散花映不怕危亡道士磯遂以爲卽志和所遊西塞山也未知孰是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詞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藝苑雌黃云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又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旣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嬌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春光好

沙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也。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尙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縵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賀方回晚景云：驚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幕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可云善盜。賀有姬能詩，嘗答賀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卻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句亦可誦。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翦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豔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

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調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姜堯章號白石道人。善吹簫。能自製曲。淳熙丙申。至日過維揚。夜雪初霽。齊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堯章愴然感慨。因自度揚州慢一曲云。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苴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堯章又嘗載雪詣石湖。度新聲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習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疎影。其暗香詞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疎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

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其疎影詞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相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研北雜志云。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二妓歌之。音節清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夔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夔卒于蘇州。范挽詩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出東西馬塍。皆名人葬處。夔葬此故云。

師師令。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粧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綵衣裳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唇一點小朱。藥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唐主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莊宗自度曲也。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宴桃源。一名憶仙姿。

宋陳亞性滑稽。常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子。意思已深。蘇白紙芷。書難足。字字苦參商。苦參。故要檀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歸當遠至遠志。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香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礎。蓉。半下夏。紗櫥睡。起來閒坐北亭中。萼。滴盡珍珠淚。爲念堦辛勤。辛。去折。



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將半。琵琶閒後理相思。必撥<sub>華</sub>朱絃斷。擬續斷朱絃。續待這冤家面。代予謂此等詞偶一爲之可耳。畢竟不雅。

韓文公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何哉。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幙無重數。金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歐陽文忠公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院深深調數闋。楊升菴云。一句中連三字者。如夜夜夜深聞子規。又日日日斜空醉歸。又更更更漏月明中。又樹樹樹梢啼曉鶯。皆善用疊字也。

宋宣和閒。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無題。後人名之。後庭宴云。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

俞仲茅<sub>彥</sub>爰園詞話曰。詞全以調爲主。調全以字之音爲主。音有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閒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多可移者。閒有必不可移者。儻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則歌時有棘喉澀舌之病。故宋時一調作

者多至數十人。如出一吻。今人既不解歌。而詞家染指。不過小令。中調尙多以律詩手爲之。不知孰爲音。孰爲調。無怪乎詞之亡也。

又曰。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卽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梁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併捧心也。

周長卿元曰。古人好詞。卽一字未易彈改。子瞻綠水人家邊。別本邊作曉。爲古今詞話所賞。愚謂邊字雖平。然是實境。曉字無歸著。試通咏全章便見。少游斜陽暮。後人妄肆譏評。托名山谷。淮海集辨之詳矣。又有人親在郴州見石刻。是斜陽樹。樹字甚佳。猶未若暮字。至茗溪漁隱記者。卿鼇山彩結。結改作緝。益佳。不知何佳也。若子瞻低繡戶。低改窺則善矣。

又曰。唐晚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鶯來。驚下新紅鋪繡。倚危牆。舊本一望一作

高榭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舊本又因循上三字。有算韶華三字。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仍一作仍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幃晝永。海棠帶雨胭脂透。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石州。甘州。渭州。氏州也。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明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

劉公誠體仁詞釋曰。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麥蘄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之辭也。夜夜岳陽樓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鮑居之諷也。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卽灞岸之興也。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卽勅勒之歌也。危樓雲雨上。其下水扶天。卽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卽平生少年之篇也。又曰。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得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又曰。稼軒杯汝來前。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又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

又曰。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粘。如畫家開合之法。須一氣呵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

又曰。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

又曰。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又曰。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詞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至麀括體。亦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卽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詞與詩不同。詞之語句。有兩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任。況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卻要用之得其所。

句中法中有字面。蓋詞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美于鍊字者。多于李長吉。溫庭筠詩中來。字面亦詞中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便不質實。白石如

疎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魂飛越。

沈東江謙曰。承詩啓曲者詞也。上不可似詩。下不可似曲。然詩曲又俱可入詞。貴人自運。

又曰。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綿婉中著一二激厲語。尤見錯綜。

又曰。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得太文。生香真色。在離卽之間。不特難知。亦難言。

又曰。僻詞作者少。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動。

又曰。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又曰。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

又曰。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鏗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傲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又曰。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又曰。填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

原紫駟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

又曰。詞要不亢不卑。不觸不悖。蔚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驕馬弄銜而欲行。粲女窺簾而未出。得之矣。

賀黃公<sup>裳</sup>詞。答曰。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于南子。

又曰。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魏夫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閒。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安排一箇字。費許大氣力。

又曰。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

又曰。詞雖宜于豔冶。亦不可流于穢褻。吾極喜康與之滿庭芳。寒夜一闋。真所謂樂而不淫。且雖填詞小伎。亦兼詞令議論敘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風簾。閒齋小戶。素蟾初上雕籠。寫其節序景物也。繼云。玉杯醴醕。還與可人同。古鼎沈煙篆細。玉笋破橙橘香濃。梳粧懶。脂輕粉薄。約略淡眉峰。則陳設之濟楚。殺核



之精良。與夫手爪顏色。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則不惟以色藝見長。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喁喁口角。未云醅酌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斜曲里中人。又非望宋窺韓者之事。真所云真箇憐惜也。

又曰。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拌。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卽韋意。而氣加婉矣。

又曰。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牀斜月疎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覺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如此結句。更自含情無限。

毛稚黃先舒曰。李易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乍近。所爲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爾開拓。不但不爲題束。併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人不覺耳。

又曰。前半泛寫。後半專敍。盛宋詞人多此法。如子瞻賀新涼。後段只說榴花。卜算子後段只說鳴雁。周清

眞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

又曰。藝苑卮言云。填詞小技。尤爲謹嚴。夫詞宜可自放。而元美乃云謹嚴。知詞故難作。作詞亦未易也。柴虎臣云。指取溫柔。詞歸蘊藉。曠而閨幃。勿浸而巷曲。浸而巷曲。勿墮而鄙鄙。又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彭羨門孫通曰。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也。

董文友蓉塘詞話曰。嚴給事與僕論詞云。近日詩餘。好亦似曲。僕謂詞與詩曲。界限甚分。似曲不可似詩。仍復不佳。譬如擬六朝文。落唐音固卑。侵漢調亦覺僞父。

鄒程村祇謨

詞衷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

黑白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似。遂誤爲一體。恐亦未安。至嘯餘譜。則舛誤益甚。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乘。賀新郎之與金縷曲。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臺春之卽燕春臺。大江乘之卽大江東。秋霽之卽春霽。棘影之卽疎影。本無異名也。而誤仍訛字。或列數體。或逸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腳。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類。句數率皆淆亂。成譜如是。學者奉

爲金科玉律。何以迄無駁正者耶。

又曰。俞少卿云。郎仁寶瑛謂填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有平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然三人占。則從

二人。取多者證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葉少蘊之念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而多寡懸殊。則傳流抄錄之誤也。樂章集中尤多。其他往往平仄稍異者亦多。吾向謂閒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兩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此自確論。子瞻填長調。多用此法。他人卽不爾。至于花閒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旣用其體。卽于本題註明亦可。

俞少卿云。花閒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僅當花閒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

調。與花閒同。餘又皆花閒所無。有喜遷鶯。應天長。三臺。名與草堂同。而詞絕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憶

委卽如夢令。羅敷。黠歌卽醜奴兒令。又有調同而微不同者。蕭湘神赤棗子之于搗練。子一斛珠之于醉落魄。餘叵彈述。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遣詞。

命名。初無定準。致有紛拏。至花草粹篇。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或一調而名多至十數。殊厭披覽。後世有述。則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名。近來名人。亦閒效此。余選悉從舊名。而詳爲考註。庶使觀者。披卷曉然耳。

又曰。阮亭常云。詞選須從舊名。如本草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無裨方理。徒惑觀聽。愚謂好用舊譜。

之改稱者。如本草中之別名也。又有自立新名。按其詞則枵然無有者。如清異錄中藥名。好奇妄撰者也。然閒有古名無謂。而偶易佳名者。如用修易六醜爲箇儂。阮亭易秋思耗爲畫屏秋色。但就本詞稱之。不妨小作狡獪。

又曰。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詮敍字數。不無次第參錯。其一二字之間。在于作者。研詳綜變。譜中譜外。多取唐宋人本詞較合。使得指南。張世文。謝天瑞。徐伯曾。程明善等。前後增損。繁簡俱未盡善。沈天羽謂花閒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調言耳。要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必謂花閒無定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中郎虎賁。吾善乎俞光祿之言耳。

又曰。詞之歌調。旣已失傳。而後人製調。創名者。亦復不乏。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諾皋。怨朱絃。緯真之水慢聲。裂石青江。仲茅之美人歸。仲醇之闌干拍。以及支機集之琅天樂。天台宴等類。不識比之樂章大聲諸集。輒叶律與否。文人偶一爲之可也。

又曰。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皂羅特髻。中調連用七采菱拾翠字。程書舟之四代好。長調連用八好字。劉龍洲之四犯翦梅花。長調中犯解連環。醉蓬萊。二段雪獅兒等體。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如傾杯。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龍洲之四犯。想卽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增。如劉輝之嫁名歐陽。未可知也。

又曰調名原起之說。起于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楊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塔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鷓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意。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過青溪。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高昌女子所戴油帽。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古棧字。張鷟乘棧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此升菴詞品也。卽沈天羽所載疏名。又如滿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朝上闔闔宮。夜宴清都闕。又云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此元敬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卽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一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詞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命稽古。學者寧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

又曰。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覲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脣。青玉案等。楊說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謂查卽古。槎字。合之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瓔絡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考。乃誤認元人雜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曲中有黃鶯兒。水底魚。鬪鷓鴣。混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于求新作好。遂多瓌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贊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語花。與安公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莊列。塞垣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遙遙華胥。探河宿海。毋乃大遠。此俱穿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于詞理未盡研涉。毛稚黃詩辨。坻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而以臆說附會也。此數調。本在眉睫。而持論或誤。信乎博而且精之有難矣。愚又按詞品序中云。唐七言律。卽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仄韻。卽詞之玉樓春也。胡豈不知。而臆辭若此。豈有意避楊語。或下筆之偶誤耶。又曰。辭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醉公子。則咏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咏。固卽詞名。然詞家亦閒如此。不盡泥也。菩薩



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類推。猶樂府然。題卽詞曲之名也。聲調卽詞曲音節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愚按此論，楊固大泥，胡亦未盡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離原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鶯兒之咏鶯，迎新春之咏春，月下笛之咏笛，暗香疎影之咏梅，粉蝶兒之咏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然工拙之故，原不在是。近人偶爾引用，巧不累雅。若藉是名工，所謂竇中窺日，未見全照耳。

又曰：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本填詞。然去填詞更遠。爲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青杏兒調中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令小卽北劇仙呂調小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葉香、燕歸梁、浪淘沙、鷓鴣天、虞美人、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唐多令、一翦梅、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風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陽臺、喜遷鶯、東風第一枝、眞珠簾、齊天樂、二郎神、花心動、寶鼎現。皆南劇之引子。小令之柳稍青、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紅林擒近、驀山溪。長調之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解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外此鮮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

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鷓鴣天、一翦梅。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矣。愚按此等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不用換頭者。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意悉同。竟至儒墨無辨也。

又曰。小調換頭。長調多不換頭。閒如小梅花、江南春諸調。凡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

又曰。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蓋詞語句參錯。復格以成韻。支分驅染。欲合得離。能如李長沙。所謂善用韻者。雖和猶如自作。乃妙。近則香嚴諸集。半用宋韻。阮亭稱其與和杜諸作。同爲天才。不可學。其餘名手。多喜爲此。如和坡公楊花諸闋。各出新意。篇篇可誦。但不可如方千里之和片玉。張杞之和花閒。首首強叶。縱極肖。能如新豐雞犬。盡得故處乎。

又曰。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

又曰。詞有鑿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菴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來公馘文友。有一首迴作兩調者。文人慧筆。曲生狡獪。此中故有三昧。匪徒乞靈寶家餘巧也。

又曰。詞之紆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

俱載樽前集中。

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

絕句也。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花閒集多收諸體。瑞鷓鴣、七言律詩也。載草堂集中。款殘紅、五言古詩也。楊

修體裁易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

又曰。張南湖詩餘圖譜。於詞學失傳之日。創爲譜系。有筆路藍縷之功。虞山詩選云。南湖少從西樓王氏遊。刻意填詞。必求合某宮某調。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犯。抗墜圓美。必求合作。則此言似屬溢論。大約南湖所載。俱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韻脚平仄。而于音律之學。尙隔一塵。試觀柳永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大石歇指諸調。按之平仄。亦復無別。此理近人原無見解。亦如公馘所言。徐六擔板耳。

王阮亭

士禛正

曰。近日雲閒作者論詞。有云。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耑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

宋調。庶防流失。僕謂此論雖高。殊屬孟浪。廢宋詞而宗唐。廢唐詩而宗漢魏。廢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漢。然則古今文章。一畫足矣。不必三墳八索。至六經三史。不幾贅疣乎。又云。或問詩詞曲分界。予曰。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飛來。定非香奩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

詞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脚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聯暢。用一二字襯之。密按其音節虛實閒。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箇字。卻字之類。從來詞本卽無分別。不可不知。一曰宮調。所謂黃鍾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宮調。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詞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鍾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

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鵲橋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酹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

東坡賀新涼詞。乳燕飛華屋。云後段。石榴半吐紅巾蹙。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疎桐。云縹緲孤鴻影。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調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疎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環珮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

李氏晏氏父子。蒼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袁籜菴曰。詞有三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此三者。方可稱詞。噫。難言矣。

王西樵士祿曰。菩薩蠻迴文。有二體。有首尾迴環者。如邱瓊山秋思。湯臨川織錦是也。有逐句轉換者。如

蘇子瞻閨思。王元美別思是也。然逐句難于通首。近時惟丁葯園擅此體。今錄其一篇云。下簾低喚郎知也。也知郎喚低簾下。來到莫疑猜。猜疑莫到來。道儂隨處好。好處隨儂道。書寄待何如。如何待寄書。菊莊偶筆曰。蘭陵董文友望梅一調。以七字爲韻。詞云。奴年兩七。比陶家八八。李家七七。風情仙韻。知難並。自思量。可及十分之七。卻似天孫。幾望斷新秋初七。正開看北斗。遙掛闌干。雲邊橫七。空有琴絲五七。更詞名八六。歌名一七。奈唱回殘月。曉風難說。與韋曲才人柳七。簡點春風。已花信今番六七。怕年華都似頃刻。開花般七。雖具慧心巧舌。然此體亦不必效顰也。

尤悔菴備曰。詞名斷宜從舊。其更名者。乃摘前人詞中句爲之。如東坡念奴嬌赤壁詞。首云大江東去。末云一杯還酌江月。今人竟改念奴嬌爲大江東去。又名酌江月。又名赤壁詞。如此則有一詞。卽有一詞名。千百不能盡矣。後人訛大江東爲大江乘。更可笑。舉一以例其餘。

# 詞苑叢談卷二

## 音韻

沈氏詞韻略沈謙去矜著毛先舒稚黃括略并註

東董韻平上去三聲先舒按填詞之韻大略平聲獨押上去通押然間有三聲通押者如西江月少年心上通押之法故後又別爲五部云又按唐人作詞多從詩韻宋詞亦有謹守詩韻不旁通者蓋用韻自惡流濫不嫌謹嚴也

①一東、二冬通用東冬卽今詩韻後俱做此 ②一董、二腫、③一送、二宋通用

江講韻平上去三聲

④三江、七陽通用 ⑤三講、二十二養、⑥三絳、二十二漾通用

支紙韻平上去三聲

⑦四支、五微、八齊、十灰半通用十灰半如回梅雀杯之類 ⑧四紙、五尾、八霽、十賄半、⑨四真、五味、八霽、九泰半、十隊

半通用十賄半如悔雷腿餃之類九泰半如沛會最沫之類十隊半如妹碎廢吠之類

魚語韻平上去三聲

⑩六魚、七虞通用 ⑪六語、七慶、⑫六御、七遇通用

街蟹韻。平上去三聲。街屬九佳，因佳字入麻，故用街字作韻。而括略仍稱九佳半者，本其舊也。

④九佳半、十灰半通用。九佳半如鞋脾乖懷之類。十賄半如海宰改采之類。九秦半如奈。十賄半如海宰改采之類。九秦半如奈。蔡賣怪之類。十隊半如代再賽在之類。⑤九蟹半、十賄半、⑥九秦半、十隊半通用。九蟹半如賈駭之類。

真軫韻。平上去三聲。

④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半通用。十三元半如魂。門尊之類。⑤十一軫、十二吻、十三阮半、⑥十一震、十二問、十三

願半通用。十三阮半如付、本、損、恨之類。十三願半如頓、遜、嫩、恨之類。

元阮韻。平上去三聲。

④十三元半、十四寒、十五刪、一先通用。十三元半如袁。⑤十三阮半、十四旱、十五潛、十六銑、⑥十三願半、十四翰、十五諫、十六霰通用。⑦十三阮半如遠、夔、晚、反之類。十四願半如怨、販、飯、建之類。

蕭篠韻。平上去三聲。

④二蕭、三肴、四豪通用。⑤十七篠、十八巧、十九皓、⑥十七嘯、十八效、十九號通用。

歌哿韻。平上去三聲。

④五歌獨用。⑤九蟹半、二十哿、⑥二十箇通用。九蟹半如影之類。

佳馬韻。平上去三聲。

㊦九佳半、六麻通用。九佳半，如蟻、蛙、查、叉之類。㊧九蟹半、二十一馬、㊨九泰半、二十一禡通用。九蟹半，如卦、話之類。九庚梗韻，平上去三聲。

㊩八庚、九青、十蒸通用。㊪二十三梗、二十四迴、二十五拯、㊫二十三映、二十四徑、二十五證通用。尤有韻，平上去三聲。

㊬十一尤獨用。㊭二十六宥、㊮二十六宥通用。侵寢韻，平上去三聲。

㊯十二侵獨用。㊰二十七寢、㊱二十七沁通用。覃感韻，平上去三聲。

㊲十二覃、十四鹽、十五咸通用。㊳二十八感、二十九琰、三十賺、㊴二十八勘、二十九豔、三十陷通用。屋沃韻，入聲。

㊵一屋、二沃通用。覺藥韻，入聲。

㊶三覺、十藥通用。質陌韻，入聲。



因四質、十一陌、十二錫、十三職、十四緝通用。

物月韻入聲。

因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六葉通用。

合洽韻入聲。

因十五合、十七洽通用。

先舒按此本是括略未暇條悉然作者先具詩韻而用此譜按之亦可以無謬矣但沈氏著此譜取證古詞考據甚博然詳而反約唯以名手雅篇灼然無弊者爲準至于濫通取便者古來自多不爲訓也

毛稚黃先舒曰去矜手輯詞韻一篇旁羅曲證尤極精確謂近古無詞韻周德清所編曲韻也故以入聲作平上去者約什二三而支思單用唐宋諸詞家槩無是例謝天瑞暨胡文煥所錄韻雖稍取正韻附益之而終乖古奏索宋元舊本又渺不可得于是博考舊詞裁成獨斷使古近臚列作者知趨衆著爲令且同畫一焉

又曰予讀有宋諸公作雖雅號名家篇盈什百若秦觀秋閨幔暗累押仲淹懷舊外淚莫辨邦彥美人心雲並陳少隱禁烟南天雜押棄疾諸作歌麻通用李景春恨詞本支紙韻而中闌入來字其他固未易闔數故知當時使已縱逸徒以世無通韻之人故傳譌迄今莫能彈射而譚才劣手苦于按譜更利其疎漏借以自文其爲流禍可勝道哉則去矜此書不徒開絕學于將來且上訂數百年之謬矣然卒讀之際亦

閒有牴牾。予爲附注數條。比于賈孔疏經之例焉。

毛稚黃詞韻說云。去矜詞韻例。取范希文蘇幕遮詞。地外二字相叶。又取蔣勝欲探春令詞。處翅住指四字相叶。疑於支紙魚語佳蟹三部韻。可以互通。先舒按。宋詞此類。僅見數首。如辛棄疾南歌子新開河詞。本佳蟹韻。而起韻用時字。歐陽修踏莎行離別詞。本支紙韻。而未韻用外字。姜夔疎影咏梅詞。本屋沃韻。而中用北字。柳耆卿送征衣詞。本江講韻。而未用遙字。當是古人誤處。未宜遽用爲例。又如棄疾滿江紅咏春晚詞。十七篠與二十六有合用。此獨毛詩有其法。如陳風月出。皎皓糾擷受相叶。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之類。及他書僅見數條。然止數字。未必全韻俱通也。又在騷賦則宜施之填詞。尤屬創異。蓋宋詞多有越韻者。至南渡尤甚。此如李杜諸詩。閒有雜韻。晚唐律體。首句出韻。古人墮法護前。類復爾爾。未足遽以爲式也。

又云。沈氏詞韻按云。古詩韻五歌可以通六麻。十一尤可以通六魚。七虞于填詞則未嘗見。豈敢泥古而誤今耶。若夫十二侵之通真文庚青蒸。則詩詞並見合并。故從之。又引古樂府嬌女詩。北遊臨河海。遙望中菰菱。芙蓉發盛華。淥水清且澄。絃歌奏音節。髣髴有餘音。及毛澤民于飛樂詞。雲驚瓶心。鷹相叶作据。先舒按。歌麻二韻。魚虞尤三韻。古詩騷樂府俱通。而相和曲。陌上桑。張華輕薄篇。尤爲可徵。至侵韻單用。在古亦嚴。卽毛詩楚辭止數字叶入。如綠衣鼓鐘之末章。涉江款秋冬之緒風。卽余車兮方林之類。而真

文合韻。庚青合韻。漢魏以來自多。十蒸閒通庚青。自晉後亦頗單叶。尤可異者。此韻校庚青聲吻。亦不甚差別。六經中若螽斯、天保、無羊、繁霜等章。以及易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記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皆暗同沈韻。一字不譌。足徵此韻在古嚴甚。通入者。不過數字耳。槩之他字。未必盡通。大略古詩辭真文自爲一韻。庚青自爲一韻。侵自爲一韻。蒸則自爲一韻。而稍離合于庚青之間。今詞韻以蒸合庚青。又以歌麻互通。魚虞尤互通。正可施于古詩。而不可施于填詞。其說當已。至于侵與真文庚青蒸諸韻。不但古當慎之。填詞亦未宜遽通也。又真文之於庚青蒸。宋代名手作詞。亦多區別。去矜云云。此但舉一隅。未爲通訓。予故備論其全云。

又云。詩韻唯孫愐唐韻一書。稽載詳明。考韻者當據爲正。如灰韻一部中。亦自別。而孫本臚分最清楚。如回枚之類。自以灰字領韻爲一段。開哀之類。自以哈字領韻爲一段。又如元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袁煩之類。以元字領韻爲一段。昆門之類。以魂字領韻爲一段。又如隊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佩妹之類。以隊字領韻爲一段。賽戴之類。以代字領韻爲一段。穢吠之類。以廢字領韻爲一段。今詞韻有某韻半通之例。覽者但按孫氏本而考之。亦庶幾矣。

又云。古韻之差等有二。今韻之差等有四。古韻自上世以及先秦。其韻最疎而最純。此一等也。漢魏用韻稍密而駁。此一等也。晉宋齊梁之間。韻益密而亦漸雜。此一等也。是古韻之差等三也。自唐而下。則一百

六韻之較然。此一等也。宋人填詞韻漸疎而駁。此一等也。元北曲韻密矣。而實偏。故四聲不備。此一等也。明南曲韻雅駁閒出而略。在宋詞元曲之間。有如四聲咸備。此宋韻也。如韻有車遮。此元韻也。此一等也。所謂今韻之差等四也。

又云。沈約韻雖有其書。世實未嘗遵用之。今之所遵。唐孫愐韻。一名唐禮部韻。非沈氏韻也。蓋沈氏之韻。最爲煩

苛。總四聲。凡分二百零六部。唐人因而合之。爲一百七部。曰唐韻。陳州司馬孫愐差次之。今所遵承皆是物也。若沈氏則廢闕久矣。豈惟唐人爲然。卽梁陳隋人亦未嘗用之也。劉孝威行行且遊獵篇。陽唐合矣。陰鏗新成安樂宮。灰哈合矣。王春七夕詩。歌戈合矣。不假多証。聊舉明之耳。且豈徒梁陳隋人乎。卽約亦不能自遵之。其昭君詞。歌與戈合者也。酬謝宣城朓詩。云與魂合者也。新安江詩。真與諄合者也。故曰沈約雖有其書。實未嘗有遵用之者也。若孫愐唐韻。凡一百一十四部。而今考唐詩用韻。止一百七部。是唐人作詩。止取裁于一百七部。愐韻雖多其七。時人亦未嘗肯遵之。至于中晚用韻漸雜。而詞韻開矣。是李唐一代之中。韻亦遞變。甚矣文人之吻。不易畫一。而韻學之難齊如此。

又云。古韻之差等。殆不可分。故柴紹炳渾一之。爲柴氏韻通。近體韻。則梁有沈韻。唐有唐韻。宋有中州音

韻。填詞則有沈氏詞韻。北曲則元有中原音韻。周德清作。明有洪武正韻。宋濂諸臣撰。先舒謹原洪武正韻。而撰南

曲正韻。明吳人范善濂。又撰中州全韻。隴仙撰瓊林雅韻。然梁沈韻。宋中州音韻。明洪武正韻。中州全韻。

瓊林雅韻世有其書。而詩詞曲諸家多不承用。

毛氏聲音韻統論曰。夫人欲明韻理者。先須曉識聲音韻三說。蓋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聲者出聲也。是字之首。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聲之爲名。蓋始事也。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字至成音。而其字始正矣。韻者收韻也。是字之尾。故曰餘韻。然三者之中。韻居其殿。而最爲要。凡字之有韻。如水之趨海。其勢始定。如畫之點睛。其神始完。故古來律學之士。于聲與音。固未嘗置于弗講。而唯審韻尤兢兢。所以沈約孫愐而下。所著之書。卽聲音之理。未嘗弗貫。而耑以韻名書也。然韻理精微。而法煩苛。又古今詩騷詞曲。體製不同。因造損益。相沿亦異。擬爲指示。益增眩惑。今余姑以唐人詩韻爲準。而約以六條。簡之有以。統韻之繁。精之有以。悉韻之變。標位明白。庶便通曉。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穿鼻者。口中得字之後。其音必更穿鼻而出。作收韻也。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展輔者。口之兩旁角爲輔。凡字出口之後。必展開兩輔。如笑狀。作收韻也。支、微、齊、佳、灰、五韻是也。斂脣者。口半啓半閉。聚斂其脣。作收韻也。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是也。抵齶者。其字將終時。以舌抵著上齶。作收韻也。真、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直喉者。收韻直如本音者也。歌、麻、二韻是也。閉口者。卻閉其口。作收韻也。侵、覃、鹽、咸、四韻是也。凡三十平聲。已盡于此。上去卽可緣是推之。唯入聲有異。余別著唐人四聲表。以鉤稽之。斯理盡矣。凡是六條。其本條之內。往往可通。出其外者。卽不相借假。或有通者。必竟作別讀。迺相通耳。古今韻學。離合

遞變原其大略不外于斯。能緣是六條極求精詣一貫之悟。于是乎在。夫自有生人。卽有此道。元音既散。舛譌實多。余故略繁舉。最以相覺悟。金石或泐。斯談不渝。謂予弗信。請質諸神瞽云。

毛氏七聲略例云。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之七聲。其音易曉。而鮮成譜。周德清但分平聲陰陽。范善濤中州全韻兼分去入。而作者不甚承用。故鮮見之。予今略舉其例。每部以四字爲準。諸聲尋理。連類可通。初涉之士。庶無迷繆。計凡七部。惟上聲無陰陽云。敍次先陰而後陽。亦姑襲周氏之舊爾。

陰平聲。種該箋腰。陽平聲。篷陪全潮。

上聲。無陰陽。

陰去聲。貢玠霞釣。陽去聲。鳳賣電廟。

陰入聲。穀七妾鴨。陽入聲。孰亦燕鐵。

鄒程村詞韻衷云。阮亭嘗與予論韻。謂周挺齋中原音韻爲曲韻。則范善濤中州全韻當爲詞韻。至洪武正韻。斟酌諸書而成。其於詩韻有獨用併爲通用者。東冬清青之屬有一韻拆爲二韻者。虞模麻遮之屬如冬鐘併入東韻。江併入陽韻。挑出元字等入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俱于宋詞暗合。填詞者所當援據。議極簡核。但愚按中州之比中原。止省陰陽之別。及所收字微寬耳。其減入聲作三聲。及分車遮等韻。則一本中原尙與詞韻有別。卽阮亭舊作。如南鄉子卜算子念奴嬌賀新郎諸闋。所用魚模仄韻。有將入聲轉叶者。俱用

中州韻故耳。揆諸宋人韻腳所拘，借用一二，亦轉本音，竟爾通叶。昔人少觀，至毛氏南曲韻十九則，乃全依正韻分部，而又云沈氏詞韻中原音韻，可以參用。大約詞韻寬于詩韻，合諸書參伍以盡變，則瞭如指掌矣。

沈天羽云：曲韻近于詞韻，而支、紙、寘、上下分作支思、齊微、兩韻，麻、馬、禡、上下分作家麻、車遮、兩韻，及減去入聲，故曲韻不可爲詞韻。胡文煥詞韻三聲，用曲韻而入聲，用詩韻，居然大旨，將詞韻不亡于無，而亡于有，深可嘆也。今有去矜詞韻，考據該洽，部分秩如，可爲填詞之指南，但內中如支、紙、佳、蟹、二部，與周韻齊微，皆來近元阮一部，與周韻寒山、桓歡、先天殊。周韻平上去聲十九部，而沈韻平上去聲止十四部，故通用處較寬。然四支竟全通十灰半，元、寒、刪、先，全通用。雖宋詞蘇柳閒然，畢竟稍濫，不如周韻之有別。且上去二聲，宋詞上如紙、尾、語、御、齋，去如寘、未、遇、御、霽，多有通用。近詞亦然，而平韻如支、微、魚、虞、齊，則斷無合理。似又未能槩以平貫去入，蓋詞韻本無蕭畫，作者違難，曹隨分合之間，辨極銖黍，苟能多引古籍，參以神明，源流自見。

宋人詞韻，有通用至數韻者，有忽然出一韻者，有數人如一轍者，有一首而僅見者，後人不察，利爲輕便，一韻偶侵，遂延他部，數字相引，竟及全文。此毛氏一人通譜，全族通譜之喻，爲不易也。學者但遵成法，并舉習見者爲繩尺，自鮮蹉跌。

宋詞多上去通用。其來已久。考樂府雜錄云。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又元和韻譜云。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則昔人歌筵舞袖間。何以使紅牙畢協。其理固不可解。

入聲最難分別。卽宋人亦錯綜不齊。沈氏詞韻當已。近柴虎臣古韻。則一屋、二沃通。而三覺半通。三覺半、角、數之類。四質、五物通。而九屑半通。九屑半、如藹、拙、譎、結之類。六月、七曷、八黠、九屑通。十藥、十一陌通。而三覺半通。三覺半、如霽、灌、之類。十二錫、十三職通。而十一陌半通。十一陌半、如辟、革、易、麥之類。十四緝獨用。十五合、十六葉、十七洽通。毛稚黃曲韻。則準洪武正韻。而一屋單用。二質、七陌、八緝通用。三曷、六藥通用。四轄、九合通用。五屑、十藥通用。又屑葉可單用。因南曲入聲單押而設也。與詞韻俱可參證。

方子謙韻會小補。所載有一字而數音者。有一字而古讀與古叶各殊者。古人用韻參錯。必有援據。今人孟浪引用。借以自文惑己。如辛稼軒歌麻通用。鮮不疑之。毛稚黃云。古六麻一部。入魚、虞、歌三部。蓋車讀如居。邪讀如徐。花讀如敷。家瓜讀如姑。麻讀如磨。他讀如拖之類。是也。填詞與騷賦異體。自當斷以近韻爲法。

沈休文四聲韻中。如朋與蒸。靴與戈。車與麻。打與等。卦畫與怪壞之類。挺齋升菴俱駁爲缺舌。而宋詞中至張仲宗。呼否爲府。以叶主舞。林外呼瑣爲掃。以叶老。俞克成呼我爲襖。以叶好。詞品皆指爲閩音。其說



甚當。而毛稚黃謂沈韻本屬同文，非江淮閒偏音，挺齋詆之，謬已。蓋自三百篇楚詞，以迄南曲，一系相承，俱屬爲韻統，而北曲偏音，四聲不備，爲別統，故金元人作詩，亦用沈韻，作詞亦不專用周韻，從無以入聲分叶平上去者，又安得以曲韻廢詞韻，且上格詩韻乎。

菊莊偶筆云：古體詩辭，以及南北曲，雖以時遞遷，一系相承，然哇眈既分，用韻自別，善乎陳其年之言曰：使擬贈婦述祖之篇，而必押家爲姑，作吳歛越豔之體，而乃激些成亂，染指花閒，而預爲車遮勸進，耽情南曲，而仍爲關鄭殘客，實大雅之罪人，抑亦閨襜之別錄也。

沈約之韻，未必自合聲律，而今人守之，如金科玉律，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填詞，自可變通，如朋與蒸同押，打與等同押，卦字畫字與怪壞同押，乃是鳩舌之病，豈可以爲法耶。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韻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填詞，亦已有開先者，蓋眞見在人心，不約而同耳。試舉數詞于右：東坡一斛珠云：洛城春晚，垂楊亂掩紅樓半，小池輕浪紋如篆，燭下花前，曾醉離歌宴。自惜風流雲雨散，關山有限情無限，待君重見尋芳伴，爲說相思，目斷西樓燕。篆字沈約在上韻，本屬鳩舌，坡特正之也。蔣捷元夕女冠子云：蕙花香也，雪晴池館如畫，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簫，琉璃光射，而今燈漫挂，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況年來，心懶意怯，羞與鬧蛾兒爭耍。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殘紅燭，但夢裏，隱隱鈿車羅帕，吳牋銀粉，待把舊家風景，寫成

閒話笑綠鬢鄰女倚窗猶唱夕陽初下是駁正沈韻畫及挂話及打字之謬也呂聖求惜分釵云重簾下微燈挂背蘭同說春風話用韻亦與蔣捷同意晁叔膺感皇恩云寒食不多時牡丹初賣小院重簾燕飛礙昨宵風雨尙有一分春在今朝猶自得陰晴快熟睡起來宿醒微帶不惜羅襟搵眉黛日長梳洗看看花影移改笑拈雙杏子連枝戴此詞連用數韻酌古斟今尤妙明初高季迪石州慢云落了辛夷風雨頓催庭院瀟灑春來長恁樂章懶按酒籌慵把辭鶯謝燕十年夢斷青樓情隨柳絮猶縈惹難覓舊知音把琴心重寫天冶憶曾攜手鬪草闌邊買花簾下看轆轤低轉秋千高打如今何處縱有團扇輕衫與誰共走章臺馬回首暮山青又離愁來也諸公數詞可爲用韻之式不獨綺語之工而已

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于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餘人皆不能今載二詞于後柳詞云刺桐花爛漫乍疎雨洗清明正豔杏燒林細桃繡野芳景如屏傾城盡尋春去驟雕鞍紺轡出郊坰風煖繁絃脆管萬家齊奏新聲盈盈鬪草踏青人豔冶遞逢迎向路傍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任金罍竭玉山傾拌卻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醒吳詞云敵千門萬戶瞰滄海爛銀盤對沆瀣秋高儲胥雁過墜露生寒闌干眺河漢外送浮雲盡出衆星乾丹桂霓裳縹緲似聞雜佩珊珊長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歎舊日心情如今容鬢瘦沈愁潘幽歡縱容易得動是隔年看歸去江湖一葉浩然對影垂竿吳詞後段起句又異當依柳爲正

楊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凌彥獅以漁家傲詞壽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兔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復初和詞云。當時承望求仙道。那知薄命如郊島。留得殘生猶自好。多懊惱。塵緣俗慮何時掃。子已成童無用抱。醉眠任便和衣倒。今歲砧聲秋未搗。清風早。看來只恐中年老。瞿宗吉和詞云。喜來不涉邯鄲道。愁來不竄沙門島。惟有村居閒最好。無事惱。苔堦竹徑頻頻掃。有酒可斟琴可抱。長年擬看三松倒。白內靈砂親自搗。歸隱早。朝來未放元真老。宗吉旣和此詞。復序云。舊譜皆以仄聲起。歐公呼范文正爲窮塞主。首句所謂塞上秋來風景異。正此格也。他如王荆公之平岸小橋千嶂抱。周清真之幾日春陰寒惻惻。謝無逸之秋水無痕清見底。亦皆如是。今二公皆以平聲易之。特著此。以俟知音爾。

毛氏唐詞通韻說云。唐詞多守詩韻。然亦有通別韻用之。略如宋詞韻者。偶觀數闋漫記之。以備考證。東冬通用。溫庭筠定西番云。一枝春豔濃。樓上月明三五瑣。按此詞。則上之董腫通用。去之送宋通用。俱可類推。他韻上去例亦倣此。支微齊及十灰前段通用。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眞文及十三元後段通用。韋莊小重山云。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又溫庭筠清平樂云。鳳幃鴛被徒燠。寂寞花鎖千門。競把長門買賦。爲妾將上明君。寒刪通用。顧夔虞美人云。小屏屈曲掩青山。翠幃香粉玉鑪寒。兩眉攢。又按十三元

後段既通入真文。則前段應與此韻通用。庚青通用。李白菩薩蠻云。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覃咸通用。薛昭蘊女冠子云。去住鳥經三。正遇劉郎。使啓瑤絨。語麈通用。牛嶠玉樓春云。小玉窗前噴燕語。紅淚滴穿金線縷。按此詞則魚虞通用。可類推也。篠皓通用。牛希濟生查子云。語已多情未了。迴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又尹鶚滿宮花云。月沈沈。人悄悄。一炷後庭香。裊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離恨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鳥。漏清宮。樹子規啼。愁鎖碧窗春曉。按此二詞。則蕭豪通用。可類推也。

毛氏唐宋詞韻互通說云。唐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支與微與十灰半通用。是宋詞韻也。宋秦太虛千秋歲用隊韻。辛稼軒沁園春用灰韻。皆渾用唐韻。由是觀之。唐詞亦可用宋韻。宋詞亦可用唐韻。自不必過判區畛耳。

毛氏詞韻不兩溷說云。客問唐詞既多用唐人詩韻。而又可用宋人詞韻。宋詞既用宋人詞韻。而又可用唐人詩韻。若然。則作者總可以併通唐詩宋詞兩韻。而無或閒然者耶。余曰不也。兩韻雖唐宋詞人交用之。而作者仍須專按一譜。如用唐韻。則不得更通入宋韻。用宋韻者。亦不得更通入唐韻。倘云直可溷通。則用及灰韻者。既可藉口唐韻。而不劃開灰哈兩段。且又將假手宋韻。而併通真文寒刪先矣。不其流易已甚。而太夸彊。既可藉口唐韻。而不劃開元魂兩段。且又將假手宋韻。而併通真文寒刪先矣。不其流易已甚。而太夸彊。畛歟。且考古詞。亦罕此濫通法。然則詞家直是有兩樣用韻法。一唐詩韻也。一宋詞韻也。客曰若然。則沈

氏詞韻。何不兩載之。曰沈氏止著宋法。以詞則大盛于宋。而且欲守唐詩韻者。其譜人所共曉。故不必更煩筆墨耳。

# 詞苑叢談卷二

## 品藻一

南唐李後主重光名煜。作烏夜啼一詞。最爲悽惋。詞曰。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此袁絢語也。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槩。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艷處。亦麗以淨耳。況楊柳外句。又本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只改二字。增一字。焉得獨擅千古。今取二詞。並誌于後。蘇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樓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柳雨淋鈴秋別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柳七墓在眞州城西仙人掌。王阮亭嘗有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亦佳句也。

遯菴閒覽云。張子野先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補尙書。奇其才。先往見之。一將命者。謂曰尙書欲

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邪。遂出置酒盡歡。宋玉樓春詞云。

東城漸覺風光好。穀縹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

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張天仙子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去

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悠悠空記省。沙上竝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幙密遮燈。風不定。

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古今詞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卽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也。

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遂又名張三影。天聖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俱第

進士。其能詩壽考悉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一吳興人。見齊東野語。胡氏應麟筆叢所載如此。

賀方回鑄嘗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瑣窗朱戶。惟

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

最稱之。有云。解道江南腸斷句。世間只有賀方回。僕壬子渡江題北征詞。亦有句云。縱使紅鹽才一曲。也

應腸斷。賀方回按方回本山西人。徙姑蘇之醴坊橋。有小築在橫塘。嘗往來其間。一日訪僧不遇。題絕句

之詩。載龔明之中吳紀聞。周少隱云。方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謂之賀梅子。方回寡髮。郭功甫指其

鬢曰。此眞賀梅子也。潘子眞云。寇萊公詩。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世推方回所作爲絕唱。  
蓋用萊公語也。  
晏叔原爲元獻公殊之暮子。自號小山。有樂府。與珠玉集並行於世。慶歷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

仁宗於宮中宴集。叔原作鷓鴣天詞。大稱上意。詞曰。碧藕花開水殿涼。萬年枝上轉紅陽。昇平歌管隨天仗。祥瑞封章滿御牀。金掌露。玉爐香。歲華方共聖恩長。皇州又奏圍屏靜。十樣宮眉捧壽觴。

舒信道名賈。神宗朝御史。與李定同陷東坡於罪者。嘗作菩薩蠻詞云。江梅未放枝頭結。江樓已見山頭雪。待得此花開。知君來未來。風帆雙畫鷁。小雨隨行色。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王阮亭極賞此詞。常曰。鍾退谷評閩邱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詩。至佳處。輒作此嘆。

辛稼軒守南徐日。每開宴。必命侍姬歌其所作賀新涼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紫雲飛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歌竟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旣而作永遇樂。序北府事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客多遜謝。相臺岳珂時年甚少。率然對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公。以千



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珂曰。前篇豪視一世。獨前後二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謂座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改其語。日數易。累月未竟。其刻意如此。沒後百餘年。邯鄲張楚過辛。墓有詞曰。嶺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謾人間留得陽春白雪。千載下無人繼。稼軒之槩可知矣。朱晦菴沒。黨禁方嚴。稼軒獨爲文哭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餘著述數帙而已。謝疊山經其墓。夜聞大聲疾呼。似鳴其不平者。疊山爲文祭之。而聲始息。嗚呼異哉。張志和漁父詞云。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月兒浦口。潮平黃魯直取二詞。合爲浣溪紗一闋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山谷此詞清麗新婉。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

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眞珠顫。佳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面發嬌嗔。碎按按音那花打人。唐宣宗嘗稱之。時有婦人斷夫兩足者。宣宗戲曰。此亦碎按花打人耶。

宋退翁齊愈宣和間爲太學官。固陵召對曰。卿文章新奇。可作梅詞進呈。須是不經人道語。齊愈立進眼兒媚詞云。霏霏疎影轉征鴻。人語暗香中。小橋斜渡。曲屏深院。水月濛濛。人間不是藏春處。玉笛曉霜空。

江南處處黃垂密雨。綠漲薰風。天語稱善。次日諭近臣曰。宋齊愈梅詞。非惟不經人道。又且自開花說至。結子黃熟。并天色言之。可謂盡之矣。

康伯可有聲樂府。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一日上元節。進瑞鶴仙詞云。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街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鬪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上皇覽之。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賜金甚厚。秦檜生日。伯可獻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幙護寒。樓臺清曉。寶運當章。孔孟勳庸。周召師表。方春遇魚水君臣。須信從年少。玉帶金魚。朱顏綠鬢。占斷世間榮耀。篆刻鼎彝。將遍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

秦少游踏莎行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尾二句。余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尤堪腸斷。

王通叟觀作慶清朝慢踏青詞。風流楚楚。世以爲高於屯田。集遂名冠柳詞云。調雨爲酥。催冰做水。東君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煙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晴則箇。陰則箇。餽釘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

收翠綠。吹在眉山。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爲佳爾。此晉無名氏帖中語也。辛稼軒融化作霜天曉角詞云。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遊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爾。晉人語。本入妙。而詞又融化之如此。可謂珠璧相照耳。

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欸如五鼓。錚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爲誰浩歎。後秦少遊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按山抹微雲。少游客會稽席上有所悅。所賦滿庭芳詞也。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其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秦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又小樓連苑。太虛所寄。營妓婁婉詞也。婉字東玉。詞中藏其字在焉。調

寄水龍吟曰。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  
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  
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少游有壻。爲人所侮。乃大呼曰。吾  
之西湖有一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曰。畫角聲斷。誰門。非斜  
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暫停征轡。聊共  
飲離鴛。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  
囊。謾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賞  
之。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云。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  
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山谷以爲非吃煙火食人語。鯛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  
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首。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  
儉安於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與考槃詩相似。阮亭稱其村夫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韋蘇州滌  
州西澗詩。疊山亦以爲小人在朝。賢人在野之象。令韋郎有知。豈不叫屈。僕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湖州  
詩案。生前爲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著舊續聞云。趙右史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  
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

少游贈歌妓陶心兒南歌子詞云。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擘

上粧猶在襟間淚尙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末句暗藏心字。子瞻謂其恐爲他姬廝賴也。

林處士妻梅子鶴。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長相思惜別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何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類耶。

連可久。江湖得道之士也。十二歲。其父攜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令賦漁父詞。連應聲作清平樂云。陣鴻驚處。一網沉江落。落葉亂飛和細雨。撥棹不如歸去。蘆花輕汎微瀾。蓬窗獨自清閒。一覺遊仙好夢。任他竹冷松寒。曲肱贈以詩。且謂此子富貴中留不住。後果爲羽衣。多往來西山。

東坡製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遠。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常令朝雲歌之。雲唱至柳綿句。輒爲掩抑悵悵。如不自勝。坡問之曰。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芳草句也。

南唐書載元宗手寫攤破浣溪沙二詞。賜樂部王感化云。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又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情致如許。當是叔寶後身。

馮延巳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棗。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鶯喜。元宗戲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雞塞遠。

小樓吹徹玉笙寒也。南唐書

辛稼軒摸魚兒春晚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可謂怨之至矣。聞壽王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若遇漢唐。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范希文漁家傲邊愁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笛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詞旨蒼涼。多道邊鎮之苦。歐陽永叔每呼爲窮塞主。詩非窮不工。乃於詞亦然。

蘇叔黨名過。坡仙季子。作點絳脣詞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秦處度名湛。少游子也。亦作卜算子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四和鼻金甌。雙陸思纖手。擬倩東風浣此情。情更濃於酒。合兩詞觀之。二公可謂有子。蘇叔黨詞能改齊漫錄云。汪彥章作。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此詞。或問曰。歸夢濃於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按曉鴉。草堂改作亂鴉。歸夢改作歸興。

今從吳虎臣能改齋漫錄正之。

毛升爲郡。見一婦人陳牒立雨中。作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驪烏雲墜。管是夜來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榻腰支。塔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春雨。想應溼透鞋兒。宋人小說盛稱此詞。

陳去非蜀人季常之孫也。爲高宗所眷。注詞品極佳。語意超絕。識者謂可摩坡仙之壘。有桂花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

無名氏眉峯碧云。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窻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宋徽宗極賞此詞。嘗手書以問曹組。不知何人作也。

周文璞宋淳熙間人。詩詞奇怪。人以方李賀。有鍾山詩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鵝黃上柳條。又言花間集。只得絲雨溼流光。五字微妙。其題酒家壁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薄古梅邊。也是前緣。鵝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記取。明日新年。詞旨飄逸。迴出塵表。

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奸佐逆。不足言也。乃其詞自佳。嘗見畫舫有映簾而觀者。僅露其額。賦醉落魄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

額。綠雲低映花如刻。卻似秋宵。一線銀蟾白。髻兒梢朵香紅劫。鈿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牆頭些子真消息。

劉改之過。以詩名江左。放浪吳楚間。辛稼軒守京口。登多景樓。劉敞衣曳履而來。辛命賦雪以難字爲韻。劉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遂上武昌。作唐多令云。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否。舊江山都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劉此詞。楚中歌者競唱之。

李清照聲聲慢秋閨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首句連下十四個疊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

六一居士踏莎行離別云。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王阮亭曰。升菴以平蕪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意近而工拙懸殊也。

李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函致趙明誠。詞云。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幮。半夜



秋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明誠自媿勿如。乃忘寢食三日。得十五闋。雜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銷魂三句絕佳。政易安作也。李又有春晚如夢令云。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極爲人所膾炙。明誠卒。易安祭之云。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文亦慘黯。惜其再適張汝舟。爲世所薄。易安旣嫁汝舟。與之反目。嘗作札寄人曰。猥以桑榆之暮景。配此駟儉之下材。見者絕倒。

潘閔憶餘杭云。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鳥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飛起。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東坡甚愛此詞。書於玉堂屏風。

寇萊公準。夜度娘曲云。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升菴舉似大復。認爲唐音。

范文正。司馬溫公。韓魏公。皆一時名德。重望。范御街行曰。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珍珠簾捲玉樓空。天澹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韓點絳脣詞曰。病起慊慊。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珍珠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溫公西江月云。寶髻鬆鬆綰就。鉛

華淡淡粧成。紅雲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人非太上。未免有情。當不以此類其白璧也。

晉宰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彛門。號爲曲子相公。有河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卻愛研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亦香奩佳句也。

金章宗喜文學。善書畫。宋徽宗以蘇合油煙爲墨。章購得之一兩。價黃金一觔。有題扇蝶戀花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攏騰。疊作湘波皺。金鏤小鈿花草鬪。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珠簾閒永晝。一握清風。暫喜懷中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有擘橙爲軟金杯者。賦生查子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璃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春。飛上桃花面。亦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

金主亮頗知書。閱柳耆卿西湖作。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寫臨安山水。復畫己像。題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嘗中秋舉杯待月不至。賦鵲橋仙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仔細看嫦娥體態。出語囁嚅。真是咄咄逼人。

党承旨懷英。宋太尉進孫。母夢吳筠托宿而生。丰儀秀整。初與辛幼安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辛得離。

決意南歸。党得坎。遂留事金。皇叔伏誅。党作詔云。天下一家。詎可窺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追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匪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何窮。論者以爲百年以來。制誥第一。党嘗作青玉案。詠茶云。紅莎綠籜。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紫桂巖空。瓊寶冷。佳人卻恨。等閒分破。縹緲雙鸞影。一甌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興。痛飲休辭。今夜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寒境。與黃魯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雅俗自覺霄壤。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襤褸子。觸熱向人家。襤褸。集韻解之曰。不曉事。予素畏熱。乃觸熱入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雨中花。不用浮瓜沈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曰。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湘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蛟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闌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梅菴曰。襤褸乃暑衣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一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

箇纔出山來便帶錯。年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那。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瀨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名水竹居。其所爲詩。有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句。去唐人思致不遠。

黃魯直少時喜造纖淫之句。法秀訶曰。應墮犁舌地獄。魯直答云。空中語耳。晚年戲效寶寧勇禪師詠古德靈雲遺事。作漁家傲云。三十年來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照。一見桃花參學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子調。摘葉尋枝虛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元妙。靈雲合被桃花笑。會得此意。直是臨去秋波那一轉。應許老僧共參也。

臨川謝無逸嘗作咏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爲謝蝴蝶。有卜算子詞云。煙雨幕橫塘。紺色橫清淺。誰把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江半。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心共孤雲遠。標致雋永。全無薶澤。可稱逸調。按謝蝴蝶可配鄭鷓鴣。

宋鄭域字中鄉。三山人。使金回。有燕谷剽聞二卷。紀金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道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淡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樹。兩地不同栽。一般開。比興甚佳。

金元百年間樂府。推蔡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其和大江東去。乃樂府中最得意者。詞云。離騷痛飲。問人生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成底事。空想巖巖青壁。五畝蒼煙。一邱寒玉。歲晚憂風雪。西州涕淚。至今

悲感前傑。我夢卜築蕭閒。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塊磊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離恨無毫髮。古今同到永和徒記年月。

翰林學士鼎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古今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桐華。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翮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珠喉。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鬢低髻。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使病夫舉首增嘆。又近者有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於無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云。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茗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桐華。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旬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亦語病也。廬陵陳子宏云。蔡光工於詞。靖康中陷金。辛幼安嘗以詩詞謁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歸宋。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鶗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如知此恨。料

不啼清淚空啼血。誰伴我。醉明月。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白擬恨賦相似。又止酒沁園春云。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把酒。咽如焦釜。於今喜溢。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如此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平居。鳩毒猜。況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急去。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則去。招則須來。此又如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做古文手段。寓之於詞。賦築偃湖云。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新月初籠。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四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從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姜堯章。而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猛於風情婉變。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自覺豪爽。

湘山野錄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梯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右調。著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秦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詹天游以艷詞得名。見諸小說。其送童夔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金華夢。胡塵暗斑吟髮。倚擔

評花認旗沽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月色。畫鼓江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怪侶。甚花天月地。人被雲隔。卻載蒼煙。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回記得。再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此伯顏破杭州之後也。觀其詞全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遊樂言。宋末之習。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爲紫姑神所作也。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答曰。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爲騷雅。蜀人郝文宗。以春初邀請。旣降。自稱蓬萊仙人王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猶微。柳符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遍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沖淡有思致。

錢塘朱淑真。所從非偶。詩多嗟怨。名斷腸集。嘗元夜賦。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春衫袖。楊升菴詞品云。詞則佳矣。豈良人婦所宜耶。

劉伯溫未遇時。賦感懷水龍吟云。雞鳴風雨瀟瀟。側身天地。無劉表。啼鵲迸淚。落花飄恨。斷魂飛繞。月暗雲霄。星沉煙水。角聲清裊。問登樓。王粲。鏡中白髮。今朝又。添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鬢螺低小。幾回

好夢隨風歸去。被渠遮了。寶瑟絃僵。玉箏指冷。冥鴻天杪。但侵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激昂感慨。擇木之志見矣。

柯敬仲九思。際遇元文宗。爲奎章閣鑒書博士。出入內庭。後失寵。退居吳下。虞伯生賦風入松寄之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拖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牋。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傳誦。

王予可南雲。貌古軀偉。發狂嗜酒。詩詞每多奇氣。曾有句云。唾絨尖舌淡紅酣。卽自戲曰。欲下犂舌獄耶。射虎首句云。風色偃貂裘。卽閣筆曰。虎來矣。李子遷贈南雲詩云。石鼎夜聯詩筆健。布囊春醉酒錢麤。眞寶錄也。嘗賦長相思云。風暖時。雨晴時。熏褶羅衣人未歸。螻蛄愁欲飛。枕瓊霞。瑣窗紗。簾月樓空燕子家。春風掃落花。都非尋常語。

吳二娘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蓋指此詞也。

蒼卿。卽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周秦之佳境也。少游。怎得濃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



樂府。霧露擁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

孫夫人閨情南鄉子云。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擣。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捲簾。又詠雪云。悠悠颺颺。做盡輕模樣。半夜瀟瀟。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薰爐煙霧。騰騰扶上金釵。二詞堪與李清照頡頏。

吳虎臣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似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日一杯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

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按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梳檣。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華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善樂府。取隋煬帝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吳虎臣漫錄云。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廿四之館。因是行第。作踏青游詞。都下盛傳。詞云。識箇人人。恰止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拌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王藻落梅詞云。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秦來梅詞云。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詞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山集。

李南金自號三溪冰雪翁。有贈妓賀新郎詞云。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樽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朝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淒涼感慨。不禁青衫欲溼也。



# 詞苑叢談卷四

## 品藻二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云。世言柳耆卿是曲調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等語絕妙。只一出字。自是著意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諳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遊。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爽語也。其詞在濃與淡之間耳。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及一夜青山老。俱妙在押字。乍雨乍晴天易老。卻不在押字。而妙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離。梁藻并。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曰。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賀黃公曰。唐李益詩云。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

又曰。蘇子瞻有銅喉鐵板之譏。然浣溪沙春歸詞曰。綵索身輕常起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詞有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如劉改之天仙子別妾是也。中云。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憩。坐一憩。又去則是。住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再若效顰。寧非打油惡道乎。然篇中雪迷邨店酒旗斜。固非雅流不能作此語。至無名氏青玉案云。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語淡而情濃。事淺而言深。真得詞家三昧。非鄙俚樸陋者可到。

南唐主浪淘沙曰。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宣和帝燕山亭則曰。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其情更慘矣。嗚呼。此猶麥秀之後有黍離耶。

元遺山集金人詞。爲中州樂府。頗多深裘大馬之風。惟劉迎烏夜啼最佳。詞云。離恨遠。縈楊柳。夢魂長。遶梨花。青衫記得章臺月。歸路玉鞭斜。翠鏡啼痕印袖。紅牆醉墨籠紗。相逢不盡平生事。春思入琵琶。予觀

謝無逸南柯子後半云。金鴨香凝袖。銅荷燭映紗。鳳蟠宮錦小屏遮。夜靜寒生春筍理琵琶。風調彷彿。才人之見。殆無分於南北也。

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於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詠蟋蟀。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會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又云。西窗又吟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數語刻劃亦工。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然尙不如張功甫滿庭芳云。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寶釵樓外秋深。玉花鉛翠。螢火墜牆陰。靜聽寒聲斷續。微韻轉。淒咽悲沈。爭求侶。殷勤勸織。促破曉機心。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華堂戲鬪。亭臺小。籠巧粧金。今休說。從渠牀下。涼夜聽孤吟。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形容處心細如絲。皆姜詞之所未發。

長詞推秦柳周康爲協律。然康惟滿庭芳冬景一詞。可稱禁樹。餘多應酬鋪敘。非芳旨也。周清真雖未高出。大致勻淨。有柳欹花禪之致。沁入肌骨。視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謂其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誠確。謂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則不盡然。但平生景勝處爲多耳。要此數家。正是王石廚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七內豚味。吾必謂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嶼諸家。從來佳處不傳。不但隱淪之士。名人猶抱此恨。周清真人所共稱。然如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

粧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釵落枕。夢魂迷。簾影參差滿院。草堂所收周詞不及此者多矣。

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寒主。自矜其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塔遙獻南山壽。爲真元帥之事。按宋以小詞爲樂府。被之管絃。往往傳於宮掖。范詞如長煙落日孤城閉。及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等句。使聽者知邊庭之苦。此深得采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若歐詞止於腴耳。何所感耶。

傷離念遠之詞。無如查荃斜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槳去悠悠。令人不能爲懷。然尙不如孫光憲兩槳不知消息。遠汀時起鷓鴣。尤爲黯然。洪叔瓊醉中扶上木蘭舟。醒來忘卻桃源路。造語尤工。卻微著色矣。兩君專以淡語入情。

詞釋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

康伯可長相思詞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詞意婉約。當與林和靖並佳。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章皆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闋。調木蘭花慢云。問

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拌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迴。西樓半簾斜日。怪銜泥燕子卻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人詩餘。不如宋哉。

資政殿學士章粦字質夫。以功名顯。詩詞尤見稱於世。嘗作水龍吟詠楊花。東坡與之帖云。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曲洧紀聞云。章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用事命意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觀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鬪巧。質夫未免膏澤。東坡和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墮。拋家傍路。思量卻似無情有。思繁損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離人淚。張叔夏云。後段愈出愈奇。真壓倒今古。章詞云。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墮。輕飛亂舞。點點春衣。雪沾瓊縷。繡牀漸滿。香毳無數。才圓卻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杏金鞍游蕩。有淚盈盈。

趙開閒名秉文。金正大間人。善書法。有詞藻。嘗見擘窠書。自作和東坡赤壁詞。雄壯震動。有渴驥怒猊之勢。元好問爲之題跋。而詞亦壯偉不羈。視大江東去。信在伯仲間。可謂詞翰兩絕者。詞曰。清光一片。問蒼蒼。挂影。其中何物。一葉輕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柂長歌。姮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十丈。可能容此人傑。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千古夢。祇有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去。散



此麒麟髮。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

沈天羽云。東坡破帽多情卻戀頭。翻龍山事。特新山谷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裏簪花倒著冠。尤用得妙。王弇州曰。康與之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又應是綠肥紅瘦。又人共博山煙瘦。瘦字俱妙。

李君實曰。晁無咎評歐陽永叔浣溪沙云。綠楊樓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王摩詰詩。秋千競出垂楊裏。歐陽公詞意本此。晁偶忘之耶。

復齋漫錄云。謝無逸嘗於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下晚煙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抄謄。必索筆於館卒。卒頗以爲苦。因以泥塗之。其爲人賞重可知。

華亭宋尙木徵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秀逸。曰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曰方回。其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他若黃魯直之蒼老。而或傷於頽。王介甫之劊削。而或傷於拗。晁無咎之規檢。而或傷於樸。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於霸。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於疎。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斂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

用意方俟雅言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黃花菴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夫各因其姿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務用其所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

彭羨門孫通曰。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遠甚。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葉少蘊曰。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又曰。稼軒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爲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

又曰。長調之難於小調者。難於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槩見。當由寄興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辛綿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程村曰。詞品云。填詞於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不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語。愚按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間筆下。驅斥如意。近則婁東善用南北史。江左風流。惟有安石。詞家妙境。重見桃源矣。

阮亭云。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豔。非後人纂組所及。如淚沾紅袖。躑猶結同心。苜苳花間。趁晚

日畫梁塵蹻。洞庭波浪颭晴天。山谷所謂古蕃錦。其殆是耶。又云。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其善於用長如此。

又云。或問花間之妙。曰。鑿金結繡。而無痕跡。問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又云。載不動許多愁。與載取暮愁歸去。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正可互觀。八槩別離船。駕起一天煩惱。不免徑露矣。東風無氣力。五字妖甚。如落花無可飛。便不佳。

又云。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日夕此中。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之長城公。煞是可憐。

又云。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視易安纔下眉頭。卻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耳。

又云。牛衣古柳賣黃瓜。非坡仙無此胸次。惟曹顧菴學士時復有之。綠楊杜宇。酒後偶然語。亦是大羅天上人。吾友蘄水楊菊廬比部。因此詞於玉臺山。作春曉亭子。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

又云。春事闌珊芳草歇。一首字字驚心動魄。祇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恐無此魂銷也。

又云。堂上簸錢堂下走。小人以釀歐陽。有情爭似無情。忌者以誣司馬。至諳盡孤眠滋味。及落花流水別

離多。范趙二鉅公作如許語。又非但廣平梅花矣。

又云。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嘆。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

又云。程村詠物詞甚富。略舉一二。如落花云。五更風。三月雨。慣作傷心別。蟋蟀云。偏與愁人作楚。細思量。甚事恰關卿。白鸚鵡云。露冷水晶屏。煙煖藍田玉。料不夜珠邊。長傍冰壺浴。詠草云。閨中陌上。到處欲斷還勻。金錢花云。金風冷。留買一線斜陽。怎看秋賤。白鸚鵡云。便花田珠網。攜來傍雕闌。向梨花閒睡。諸如此例。不獨傳神寫照。殆欲追魂攝魄矣。於此道中。具有哪吒手段。

又云。雲間數公。論詩持格律。崇神韻。然拘於方幅。泥於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於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坐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婁東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貼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獨絕。不似流輩擄稼軒。如宋初伶人。諱館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豔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襜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僕所云近愧真長矣。

梨莊曰。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父。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王阮亭謂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稼軒詞。當作如是觀。予謂有稼軒之心胸。

始可爲稼軒之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猥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也。豈不令人齒冷。

又曰。徐巨源云。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於詞焉。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予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是詞貴於言情矣。予意所謂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三唐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魯不可同於衛。卿大夫之作。不能同於閭巷歌謠。卽陶謝揚鑣。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情。強而從人。則今日餽釘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於言情。然亦不爲懊儂子夜之情。太白菩薩蠻爲千古詞調之祖。又何常不言情。又何常以懊儂子夜爲情乎。予故言凡詞無非言情。卽輕豔悲壯。各成其是。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

又曰。宋人詞調。確自樂府中來。時代旣異。聲調遂殊。然源流未始不同。亦各就其情之所近取法之耳。周柳之纖麗。子夜懊儂之遺也。歐蘇純正。非君馬黃出東門之類歟。放而爲稼軒後邨。悲歌慷慨。傍若無人。則漢帝大風之歌。魏武對酒之什也。究其所以。何常不言情。亦各自道其情耳。

王西樵曰。耆卿殘蟬向晚。聒得人心欲碎。是寫閨中秋怨也。梁棠邨春雲怨詞。疎燈薄暮。又一聲歸雁。飛

來平楚。是寫閨中春怨也。各自極其情致。

宗梅岑元鼎曰。詞以豔麗爲工。但豔麗中須近自然本色。若流爲淺薄一路。則鄙俚不堪入調矣。近日詞家極盛。其卓然命世者。真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世人不解。謂其使事太多。相率交詆。此何足怪。蓋尋常菽粟者。不知石蛙海月爲何物耳。

吳虎臣曾漫錄云。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閒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花詞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獨未成陰。據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銷沉。正是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長恨。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闌垂袖。聊寄登臨。

豫章先生少時嘗爲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玉。鸞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驚鷺濤翻。爲扶起尊前。醉玉頰山。飲罷風生兩腋。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雒水東流。山四遠。路旁幾箇新華表。盡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芳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

王在徽宗朝。嘗奏天神降其家。遣中使驗之。無有也。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韶之子。韶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冤以致禍耳。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長短句尤佳。嘗見其有菩薩蠻詞云。誰能畫取沙邊雨。和煙淡掃蒹葭渚。別岸卻斜暉。采蓮人未歸。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更回頭。教儂特地愁。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以譏其黃昏未到。那得燒殘絳蠟。或云王荊公父益都官所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簾邃屋。簾幙擁密。不到夜已燃燭矣。其全章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煙。待誰溫。夢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迳掠花飛遠。曉窗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澁春猶冷。江上高飛雨乍晴。君玉全闕云。江南燕。輕颺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頰頰恁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徑掠花飛遠。曉窗驚夢語匆匆。偏占杏園紅。

吳虎臣漫錄云。予紹興戊辰。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玉樓春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真到丹青難畫處。詞甚佳。未知何人作也。甲子九月。余與虞山孫赤崖。道過鉛山。尋所謂題詞驛壁。已在斷煙荒草中矣。山似黛眉。余和云。山村斜颺酒家旗。古驛曾傳幼婦詞。門外青山仍似舊。只憐無處問蛾眉。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芳草。誰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闋。云。露堤平。煙墅杳。亂碧淒淒。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率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梅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賞之。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後熙寧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復作安陽好詞十章。人多傳之。今錄其一云。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國。昇平歌吹沸南樓。和氣鎮飛浮。籠畫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改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後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散。五願奴留收園結果。做箇人宅院。味馮公之詞。曲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鶯擲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爲新。余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間。鬪星眸。一轉晴波溜。蓋出於此。王元祐間人。其全篇云。去歲花前曾記有。坐醉嬉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間鬪。星眸一轉晴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忍使看花柳。春恨厭厭和永晝。寂寞黃昏後。又



燭影搖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風。卻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棲何處。畫欄愁倚。天涯芳草。

寶文閣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之以詞。寄玉蝴蝶云。壯歲分符方面。薰風香偃。禾稼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鼇宮。望堯莫。九重絳闕。頒漢詔。五色芝封。湛恩濃。錦衣玉佩。重繼三公。雍容臨歧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盡將芳意。謝東風。柳煙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啼紅。莫匆匆。且陪珠履。同醉金鍾。一時妓女都歌之。

禽名山和尚。卽山鵲也。滇中有蟲名水秀才。楊用修鷓鴣天云。秋水澄清勝酒醅。野煙籠樹似樓臺。彈聲林鳥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乘興去。興闌回。夕陽影裏記徘徊。正思修禊明年約。無奈鳴騶得得催。此詞用字新雋。僧貫休上蜀王建詩。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呼爲得得和尚。

# 詞苑叢談卷五

## 品藻三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能專美。其詞云。涼夜沈沈。沈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綉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以爲佳話。阮亭嘗戲謂彭十是豔情當家。駿孫輒怫然不受。一日彭賦風中柳離別詞云。槐樹陰濃。小院晚涼時節。別離可奈。腸如結。歌喉輕轉。聽唱陽關徹。情脈脈。幾回嗚咽。細語叮嚀。道且自消停。這歇。燈火高城更未絕。殘粧重整。送向門前別。拚今宵。爲伊啼血。阮亭見之。謂曰。試以此舉似他人。得不云吾從衆耶。彭一笑謝之。

董文友以寧善爲情語。常有詞云。倘若負情悰。來生左太沖。人多傳之。又賦憶蘿月一調云。已將身許。敢比風中絮。可奈檀郎疑。又慮未肯信。儂言語。便將一縷心煙。花間斂衽告天。若負小窗歡約。來生醜似無鹽。予謂此無鹽。正堪與太沖作匹。

阮光祿大鍼。固是江令一輩人。所著燕子箋。春燈謎雜劇。梨園子弟爭唱之。嘗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光漸老。流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眉峯雙蹙。畫中有箇人如玉。小立前簷。待燕歸來始下簾。其溫麗不減和凝。予曾至皖江。作雜感一絕句云。亂落楊花攪白綿。皖江江水綠於煙。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黃京作逐妾詞。悽惋不能多讀。其自序曰。不云遣而云逐者。以無故而去之。與逐同也。執手躊躇。情淒此日。臨歧繾綣。緣訂他生。聊填白苧之詞。以當青衫之溼。詞云。陽關低拍。紅淚青衫滴。愁思亂。柔腸裂。分攜空有恨。啼笑應無策。從今後。飄零不作思家客。憶昔題箋日。鳳帶連環結。回首處。成拋擲。多愁偏到我。補過原虛說。人去也。不堪重話牀前月。又云。逗遛無計。薄倖名難避。攜手地。應頻記。腰隨黃菊瘦。淚染胭脂膩。多少恨。深如海水濃如醴。欲去還驚悸。頃刻休看易。須珍重。花前意。錯寫鴛鴦字。恨煞氤氳吏。堪嘆是歸鴻。何處將心寄。鄒程村和云。花檀方拍。花淚頻頻滴。紫釵賣。烏絲裂。玉環悲蜀道。銅雀欺孫策。東風逆。二喬應作漳臺客。三秋如一日。九曲迴腸結。空自把。韶華擲。本非司馬竊。難對虞侯說。淒涼夜舉杯。自懺當頭月。又云。秋歎無計。權且相迴避。只一念。應牢記。柳眉休更蹙。莠手應還膩。堪悲是。金尊難下平原醴。憶昔多驚悸。歡會非容易。難忘卻。當初意。原慙金谷主。空學廬江吏。伊去後。淚痕又把紅綃寄。阮亭謂其同牀各夢。羊長史爾時自哭亡妾。真堪絕倒。調寄千秋歲

秦淮紀映淮。詩人紀映鍾之妹。有柳枝詞云。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阮亭秦淮絕句。棲鴉流水真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謂映淮也。

吳祭酒梅村。撰秣陵春。通天臺雜劇。直奪湯臨川之座。中有菩薩蠻一調云。謝家池館桐花發。畫屏曲屈翹紅袖。欲翦鳳凰衫。青蟲搖羽簪。一枝雙。荳蔻淺立東風瘦。春思遠於山。眉痕凡幾灣。雕豔似溫尉。

秦娘名姬也。詩有楓橋秦娘雙翠蛾。又秋娘容與秦娘嬌之句。王阮亭和張泌韻云。雨後蟲絲冒碧紗。朝來鶻語鬪簷牙。日痕紅曙一欄花。殘夢未遙猶眷戀。篆煙初裊半天斜。消魂應憶秦娘家。徐東癡謂其情事如水。誦之果然。

王西樵司勳詠無題諸詩。秀情麗致。不減溫李。所撰然脂集。朱鳥逸事。大爲彤管紀勝。嘗賦閨情點絳脣一闋云。金井風微響。轆轤桐陰漏。日曉粧初薄。寒猶怯玉肌膚。簾幕絮繁。紫燕雙紫燕。盆池花襯小紅魚。晝長耽開繡工夫。阮亭謂髻時每喜吟紫燕紅魚二語。時時成誦。今細讀之。瑤翻碧豔。宛似元美江南詞也。范文光續花間集。皆畫船歌席題贈之作。有贈金陵楊姬搗練子云。曲兒高。月兒斜。春風場上說楊家。自是調高難得和。誤將人面比桃花。又贈金陵劉姬桂殿秋云。不在豔。不須多。尊前一擲與橫波。梨花著雨春容冷。應喚金陵小素娥。二詞。程村載倚聲集。情致呢人。不減前輩風流。志之可當東京夢華錄也。王司理去維揚日。作江南好數調云。江南好。風日近秦郵。銀甲暫停朱閣午。玉笙纔度碧雲秋。扶醉且淹。

留江南好。春暮雨廉纖。魚子天晴初出水。鼠姑也。牡丹風細不鉤簾。底事惱江淹。江南好。最好是孟湖。何處  
情人名碧玉。誰家亭子號眞珠。聊爲結相於。江南好。畫舫聽吳歌。萬樹垂楊青似黛。一灣春水碧於羅。懊  
惱是橫波。江南好。又過落花朝。玉茗歌殘情歷歷。金堂人散水迢迢。魂去不須招。予曾於畫船白板上見  
之。清歌宛轉似樂天。憶西湖諸作。

董文友一翦梅云。慣得相攜花下遊。蘇大風流。蘇小風流。而今別況冷於秋。燕去南樓。人去南樓。等閒平  
判十分愁。儂在心頭。卿在眉頭。少年心事總悠悠。一曲揚州。一夢蘇州。商邱宋牧仲謂其酷似李易安。  
蓬萊令。沈留侯內人。顧氏雪灘。釣叟女兒也。嘗詠墨繡錦纏道云。數尺光綾。色相莊嚴無有。看濃抹淡粧。  
渾黝一絲如掃。煙霞帚。豎眼低眉。只在纖纖剖。擬攜向天孫。從何措手。問女紅便能知否。歎金針莫度。頑  
蒙仗慈悲。洪力頂禮勤稽首。標格如許。何減謝家道蘊耶。

程村少年過南曲中。作蘇幕遮第二體。詞云。沈眞眞。蘇小小。舊日知名。今日餘多少。花史新編誰氏了。爲  
問青衣。可有迎陵鳥。閉門羹。護門草。碧瑣紅橋。未許何郎到。流水無聲長自遶。幾朵芙蓉。獨耐秋霜老。按  
迎陵鳥。西方傳言之鳥。閉門羹。唐妓史鳳以卻下等客。護門草。出常山人。過者則叱之。用事譎誕。亦詞中  
之長吉也。

董文友感皇恩詠鏡云。有福共嬋娟。相依白首。看盡雙蛾似垂柳。此中何處。有箇人兒爭瘦。笑效顰難效。

腸迴九春塵飛處。有時昏黝。拂拭紅綿。勞玉手。芙蓉映入。疑是瀟湘清瀏。怪東風起處吹難皺。阮亭笑曰。東風起處吹難皺。亦復關卿何事。

毛稚黃。玉樓春。閨晚云。閒庭悄立愁時候。秋色滿堦花似繡。月明背著陡然驚。不信我真如影瘦。嘹嘹孤雁。丁丁漏。又是三琴街鼓後。露珠珠淚一般多。誰溼銀紗衫子袖。又踏莎行。書來云。數點黃花。一行衰柳。淒其客況秋時候。空閨寂寂念相聞。書來墨淡知伊瘦。心似懸旌。人如中酒。懨懨最怕黃昏後。枕頭耳熱浪頻猜。想伊不忍將人呪。又臨江仙。寫意云。我醉古人千日酒。醒來月掛牀邊。仰頭大笑看青天。胸中無限仄。江海總平川。鶴背山腰同一瘦。且看若箇詩仙。抱琴撫弄意冷然。不思明日事。更探杖頭錢。沈東江嘲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溱沔河之南。柏棠村在焉。中有司徒梁蒼巖公別墅。公秋憶詩。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霜幹冷。綠煙猶似昔時無。正謂此也。嘗在燕邸。作望江南數調云。清明後。細雨曉風和。樹裏青帘春醞美。水邊紅袖麗人多。處處醉顏酡。家山好。春色滿平蕪。花片參差裘馬客。柳絲搖曳水雲圖。遠浦立鸕鷀。東郊外。煖日水粼粼。一路杏花尋幕燕。幾行楊柳渡溪人。沙細碾車輪。踏青去。遙指綠陰村。斜裊金鞭晴試馬。高燒紅燭夜開樽。芳草滯王孫。西村裏。森森水拖藍。一縷墟煙青似織。數峯嵐色碧於簪。可喚小江南。情致如許。讀之頓令人懷想趙郡風物。

萊陽宋觀察荔裳登南京燕子磯望大江作賀新涼云絕壁銜飛閣倚寒空嶠岉窈窕是誰瑀琢六代興亡如逝水煙冷千尋鐵索夢不到烏衣簾箔結綺臨春歌舞散大江流尙繞青山郭悲自語簷邊鐸滔滔東下風濤作俯層欄鼃鼃出沒雪山歎薄況是清秋明月夜何處樓船吹角早驚起南飛烏鵲估客船從巴蜀下看帆檣半向青天落吾欲醉騎黃鶴慷慨激昂彷彿曹公烏鵲南飛之句儻呼銅將軍鐵綽板與髯仙共唱應使大江鼎沸

宋觀察如夢令云剛到鳳凰臺上無那驪駒三唱願作博山爐魂逐沉煙游颺羅障羅障高築愁城千丈曹學士云羅障築愁城從來未有人道真是無聊情至語

一伎將落籍陽羨生於席上賦翠樓吟贈之云銀甲搗篆珠條絡鼓清歌屈柘如縷人到離筵裏儘眉黛愁將碧聚縱橫玉筍似綠柳縈煙紅蘭著露歌雁柱一場春夢沒些情緒他日縱過侯門只光延坊畔櫻桃一樹奈銅輿催上更糝遍一街絲雨橫波重注看斜側帽簷銷魂無語紅蠟底新官舊主一般胡覷王司勳西樵見之朗吟一絕句云新人橋上著春衫舊主江頭側帽簷願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一時銜

陽羨生謂陳其年也

宋荔裳席上聽女郎度曲點絳脣詞云子夜清歌隔簾疑在青天外瓊簫玉管莫把鶯喉礙紗帽籠頭卸卻殘粧戴嬌羞壞廣場無奈初學男兒拜周廣庵嘆其描神處似韓僕射夜讌圖

丁藥園浣溪沙云。買斷春風榆莢錢。拋殘紅日柳絲鞭。王孫歸去劇堪憐。鸚鵡窺翻雙陸局。珊瑚劈亂十三絃。晝長無事不教眠。杜茶村謂其只言無聊光景。所思自在言外。此真得詞家三昧。

嶺南之役。變亂恍惚。棠村公袞衣持節。宣德威權大體。成命而返。所著使粵集。都道珠江花鳥之勝。故余寄公絕句。有過嶺新詞喜乍攀。海天歸棹泣烏蠻之句。廣陵鄧孝威亦云。一別珠江煙雨暗。鷓鴣啼煞五羊城。今錄公歸舟所賦洞庭春色詞。奇彩煥發。益知公之能從容定變也。詞云。萬里河梁。五羊歸櫂。夾路春風。看荔枝洲畔。沉香浦外。簾開樓閣。帆動艤舳。載得珠江花鳥去。更千步香薰兩袖濃。斜陽岸。正袍侵草綠。衣染鵲紅。簾藏羅浮舊。繭早辦取舞蝶紗籠。問踏歌蠻樂。穿花遊女。尋芳何地。拾翠誰從。拋卻南天煙月暖。喜北望長安紫氣重。驪歌裏。聽蘭橈笳鼓。驚起鬪宮。公自注嶺南有千步香草。又羅浮繭中出蝶。千步香一名九里香。花繁如雪。

汪舍人蛟門醉春風詞云。好事而今乍。剗襪移深夜。手提金縷小鞋兒。怕怕。怕。犬吠花陰。月沉樓角。暗中驚詫。軟玉相憑藉。纖指將頭卸。妾身拚得教郎憐。罷罷。罷。又聽雞聲。催人枕畔。羞顏嬌姘。較之南唐主遺小周后詞。尤覺旖旎。

金粟顧梁汾舍人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詩。瞳瞳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其標格如許。畫側帽投壺圖。長白成容若題賀新涼一闕於上云。德也狂生。



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沉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詞旨嶽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於是教坊歌曲間。無不知有側帽詞者。

側帽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浣溪沙云。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疑著雨。晚風吹掠鬢雲偏。倩魂銷盡夕陽前。蓋憶香嚴詞有感作也。王儼齋以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

余舊有菊莊詞。爲吳孝廉漢槎。在寧古塔寄至朝鮮。有東國會寧都護府記官仇元吉。題余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故阮亭先生有新傳春雪詠。蠻徽繡弓衣之句。益都相國馮公有記載三長矜虎觀。風流一調動雞林之句。皆一時實錄也。同時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梁汾彈指詞。寄朝鮮者。朝鮮人有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句。惜全首不傳。

王西樵曰。丁飛濤最善填詞。有扶荔集三卷。爲當世所傳誦。如鎖窗寒。東風詞。入柳非煙。弄花無影。斷腸何處。聲聲慢。秋夜詞。撇得我。恁憔悴。自己難識。敬著枕。把淚兒。搵住。怎得。又柳初新詞。最惜纖腰如楚。恐難禁。灞橋人去。及早和他同倚。怕消魂。夕陽飛絮。又爪茉莉。閨怨詞。含糊過。翻恨成悲。細看去。都是淚。被

風吹直向海天雲底也。知到他那里。又品令幽懷詞。九十春光。添做百分憔悴。不如掃卻今番。慢把相思再理。又鳳銜杯。舊恨詞。將淚淚雙綃。斷腸一紙。交伊看。怎推得無人見。又臨江仙。春睡詞。柳慵花醉。喚不起鷓鴣啼。畫梁殘日依依。輕他燕子。故雙棲。湘簾暗下。賺得箇撲簾飛。是愈出愈妍。後人駕前人之上。真可謂山間明月。鳳管簫聲。淒楚迴環。傷情欲絕矣。

徐媛小淑。適范副使允臨。卜築天平山。享園亭詩酒之樂。嘗賦漁家傲云。板扉小隱清溪曲。夜月羅浮花覆屋。木籠戛戛搖生穀。莊田熟。桔槔懸向茅簷宿。青山一片芙蓉簇。林皋逸韻飄橫竹。遠浦輕帆低幾幅。濃睡足。笑看小婦雙鬢綠。粧點農家。饒有林下風致。又有詞云。露浥芙蓉茜。翠澀枯棠瓣。傍疎柳。西風幾點。又云。曲曲湖梁。一片秋光織。句儘佳。

朱竹垞云。休寧汪晉賢。居桐鄉縣治東偏。築裘杼樓。積書萬卷其上。招致周青士。沈山子。相與講習詩古文詞。哲昆周士治別業於鷗波亭北。令弟季青僑居雉城。往來酬和。四方名流。企其風尚。擊舟至者。戶外屢滿。有西谿小築。憶秦娥詞云。城隅嫩柳浮煙色。谿橋一帶花遮宅。花遮宅。峭寒風雨。最難禁得。半篙新漲沙痕碧。籬根細糝蒼苔迹。蒼苔迹。春泥藜杖。到來吳客。頗有宋元遺響。

遂安方渭仁象瑛曰。毛會侯文尚適逸。力洗近世庸僞之習。宜其不專以綺靡爲尚也。而顧好爲小詞。其所著映竹軒詩餘。有冬夜集穉黃宅聽歌調清平樂云。霜寒如許。燭燄紅偏吐。預借春光來作主。聽得春

鶯雙語。新詞幽恨無涯。聲聲顫落梅花。我欲徘徊起舞。漫教淚溼琵琶。柔情曼調。有不可槩論者。余舊屬謝彬畫楓江漁父圖。南海屈大均題云。夢裏一峯青。依稀似洞庭。平生愛林屋。未得隱秋屏。白鷺自高下。梅花相杳冥。君家在何處。招手且虹亭。蓋余號虹亭。故云。新城王阮亭先生云。十載吳江狎釣絲。筆牀茶具似天隨。朝來宣賜蓬池鱸。卻憶鱸鄉亭畔時。施愚山云。秋雲漠漠水漫漫。一色芙蓉十里寬。不向長安餓索米。那知回首憶漁竿。彭羨門云。手結夫須上釣舟。霜黃初落潦初收。憑誰翦取吳江水。併作楓林一派愁。嚴蓀友云。瑟瑟波中一櫂迴。鳧雛相趁小鷺猜。等閒莫道持竿手。消得珊瑚架筆來。關中李劬菴云。休沐歸來把芰荷。絲綸聊復試清波。得魚換酒憑酣臥。不畏花磚日影過。虞山歸孝儀云。家住吳江笠澤邊。短蓑細雨綠楊煙。從今預擬閒來往。看到溪山二十年。益都馮相國云。楓江一棹五湖灣。秋月蘆花亦等閒。誰使金門餓索米。更牽魂夢到吳山。皆能極道江湖之樂。長白成容若爲余作漁父詞云。收卻綸竿落照紅。秋風寧爲翦芙蓉。人淡淡。水漾漾。吹入蘆花短笛中。同人以爲可與張志和並傳。浦濱葉蒼巖映榴。因爲余題一絕於後云。身隨鷗鷺狎煙波。十里南湖一棹過。月下樵青攜斗酒。飲酣吹笛撰漁歌。以志和善擊鼓吹笛。嘗撰漁歌也。

嚴州毛會侯亦畫垂竿小照。華亭高讓園層雲賦邁陂塘云。訝娥江綠揉千頃。吳綃數尺誰譜。煙條故腕斜汀外。半拂燕梢柔櫓。風欲度。挂三扇低蓬。寫影眠鷗鷺。晚來佳處。正野漲平橋。輕蓑小笠。漠漠一溪雨。

家長柳。我亦煙波舊侶。投竿當日情緒。酒徒盡覓封侯矣。漫向軟塵羈旅。商去住。趁春水桃花。倚牒當沙。淑逢君何許。但茶竈香籠。釣筒詩卷。相對鏡中語。高槎客鶯。謾園令子。爲余題楓江漁父。小重山云。十里青林半欲酩。一盃秋色淨。鏡新磨。繫人情處。此中多。裁東絹。點綴小烟波。我亦兩番過。半竿菱葉渡。記曾拖朝衫。果肯換輕裘。重移艇。相向發清歌。兩詞俱極佳。識者擬之晏元獻父子。謾園著改蟲齋詞。樓客有羅裙集。

陳其年婦人集云。徐湘蘋才鋒逾麗。生平著小詞絕佳。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真。

如畜清照。至道是愁心。春帶來。春又來。何處及。衰楊霜遍灞陵橋。何處是前朝。等語。纏綿辛苦。兼撮屯田。

淮海諸勝。按湘蘋名燦。海寧陳相國夫人也。著拙政園詩餘初集。今再錄其二首。西江月云。翦燭閒思。往

十三秋。怎不教人白首。水龍吟云。合歡花下流連。當時曾向君家道。悲歡轉瞬。花還如夢。那能長好。真个而今。盡空花盡。亂烟荒草。算一番風月。一番花柳。各自關春風巧。休嘆花神去杳。有題花錦箋。香穠紅英。

舒卷綠陰濃淡。對人猶笑。把酒微吟。譬如舊侶。夢中重到。請從今。秉燭看花。切莫待花枝老。

金沙王朗。學博次回泓。名彥女也。學博以香奩艷體。盛傳吳下。朗亦生而夙悟。詩歌書畫。靡不精工。尤長小

詞。爲古今絕調。生平著譏極多。兵火以來。便成遺失。嘗於扇頭見其浪淘沙閨情三首云。幾日病淹煎。昨夜

遲眠。強移心緒鏡臺前。雙鬢淡烟低髻滑。也自生憐。不貼翠花鈿。嬾易衣鮮。碧油衫子褪紅邊。爲怯遊

人如蟻擁。故揀陰天。疎雨滴青筵。花壓重檐。繡幃人倦思慳慳。昨夜春寒眠不足。莫捲湘簾。羅袖護摻摻。

怕拂粧奩。獸爐香倩侍兒添。爲甚雙蛾長翠鎖。自也憎嫌。斜倚鏡臺前。長歎無言。菱花蝕彩個人驚。分付

侍兒收拾去。莫拭紅綿。滿砌小榆錢。難買春還。若為留住。艷陽天。人去更兼春去也。煩惱無邊。才致如許。眞所謂卻扇一顧。傾城無色矣。按期適梁溪秦氏父彥回任楚中學博又有學繡青衣聞刺鳳自把金針代補翎毛空一詞才思雖妍殊爲巧妙

虞山吳永汝字小法母故某尙書姬也。七歲善琴箏。十歲工染翰。樂府詩歌。一見即能詮識。人有霍王小女

之目。其母攜之毘陵。十二而字鄒大程村。後爲雀角所阻。見其訣別詞。有云。質如蒲柳。敢耦姬姜。年已桑榆。忍甘駟僮。念一生其已矣。將九死以何之。其如夢令一闋云。簾外一枝花影。月到花梢。陰冷夜坐穗燈

消。寂寂小窗寒寢。夢醒夢醒。重把離愁細整。又蝶戀花半闋云。傷心只怕天公遠。好運何時。薄命應須轉。

西隣姊妹閒相勸。抽箋步入桐陰院。餘俱楚楚可誦。鄒大有惜分飛四十四闋。并製序以悼之。惜分飛序中有云。霍

王小女母號淨持衛氏少兒父名鄭季清風細雨無不訝其針神縮月流雲咸共歛其墨妙直爲抒寫無遺至云鄒鄒才人終歸廝養左徒弟子空賦嬌姿金積東西不見壘邊之柳畫船南北徒開渡口之桃則千古傷心不獨程村爲然矣

海鹽陳若蘭名端著閨詞一百首。中有云。垂柳依依綠影生。菱荷亭上設棊枰。局中彈出縱橫勢。笑問檀郎若个贏。又云。閨中喜作道家粧。雲錦裁成綠羽裳。學戴星冠簪日月。侍兒齊綰髻雙雙。又云。一自檀郎

赴玉京。殘燈挑盡淚盈盈。黃昏又值芭蕉雨。不管人愁滴到明。如此吟詠。去花藥夫人不遠。若蘭集有綠窗閒詠一帙

康鄰字淵直隸邢臺人。黃更生內子也。所著有臨風閣集。其菩薩蠻詞云。倚徙聽疎鐘。臨窗愁煞儂。又玉樓春詞云。妾顏自愧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此。王西樵士祿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

樓春詞云。妾顏自愧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此。王西樵士祿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

樓春詞云。妾顏自愧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此。王西樵士祿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

樓春詞云。妾顏自愧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此。王西樵士祿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

樓春詞云。妾顏自愧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此。王西樵士祿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

雲賦樓上鶯花織錦妻。蓋紀康之能文也。詞載朱鳥逸史。

李姬名香秣陵教坊女也。母曰貞麗。貞麗一作有俠氣。常以一夜博輸千金立盡。姬亦俠而慧。能辨別士大夫。

賢否。張太史溥夏吏部允彝尤亟稱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盡得其音節。然不輕發也。常一日故

開府田仰以金三百鎰邀姬一見。開府向兒事魏奄者。又姬常以他事獲罪阮懷寧。至是喟然嘆曰。田寧

異阮公乎。峻卻之。卒不往。語小篇載其題鄧彰甫細書虞美人詞云。相思莫寫上楊花。恐被風吹愁起滿

天涯。可謂妙絕。陳其年曰。姬與歸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許方域。設誓最苦。誓詞今尚存。湖海樓篋笥中。詞固貞麗作也。

無錫顧文婉自號避秦人。詩詞極多。恆與王仲英相倡和。有浣溪沙云。風雨妨春苦不寬。開簾怕見嫩紅

殘。錦屏深護早春寒。新嬾一身扶不起。愁痕萬點鏡慵看。空拈班管寫長嘆。又云。獨坐無聊對簡編。閒題

恨字滿花箋。夕陽西去轉淒然。掩淚低徊粧閣畔。掀簾私語瘦梅前。此時試問阿誰憐。又云。曉日凝粧上

翠樓。惱人春色遍枝頭。湘簾風細蕩銀鈎。燕子未歸寒惻惻。梅花初落恨悠悠。重門深鎖一天愁。句極淒

婉。見燃脂集中。

湯畹生名叔英長洲人。適休寧吳翹。工詩善奕。年僅二十六夭。其春暮南鄉子云。天氣最無憑。乍雨還晴。又

做陰。時候困人三月也。清明暗買韶光柳。釀金杯。酒恣閒吟。寂寞春庭鬪草心。院落黃昏簾幕悄。深深。獨

坐譙門。又起更。畹生詞佳者極多。惜散佚不傳。王西樵補入朱鳥逸史。



# 詞苑叢談卷六

## 紀事一

唐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丞相托溫飛卿撰進。宣宗使宮嬪歌之。詞云。玉纖彈處眞珠落。流多暗溼鉛華薄。春露浥朝花。秋波浸晚霞。風流心上物。本爲風流出。看取薄情人。羅衣無此痕。又云。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彈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慘獨倚門。又云。夜來皓月才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煙長。臥時留薄粧。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露月明殘。錦衾知曉寒。又云。雨晴夜合玲瓏月。萬枝香嬾紅絲拂。閒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繡簾垂麗綫。眉黛遠山綠。春水渡溪橋。凭欄魂欲消。又云。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粧。綠檀金鳳凰。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韓君平翊以駕部郎知制誥有姬柳氏爲沙吒利所得。韓作章臺柳詞寄之。云。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詞云。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載唐詩紀事

蜀主衍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粧衍作醉粧詞云者邊走那邊走



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李後主入國後。每懷江南。且念妃嬪散落。鬱鬱不自聊。賦虞美人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時後主在賜第七夕。令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有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遂被禍。按史記南唐徐鉉歸宋。事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曰。臣安敢私見之。上遂令往。鉉望門下馬。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鉉云奉旨來。卒往報。鉉入立庭下。久之。卒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李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敢坐。李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後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癯道士。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少探釋氏。今爲獅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閒。驚濤千萬里。無復見鍾山。讀之。隨手灰滅。

堯山堂外紀。樂曲有念家山。後主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散後。

望殘煙草低迷。有人嘗見其殘葉點染晦昧。心方危窘。而不在書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園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西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蛺蝶翻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

南唐主歸宋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又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

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處也。

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後主歸國。臨行有詞云。三十年餘家國。數千里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

娥。東坡謂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前。謝其民而後行。何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耶。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粧初了明肌雪。春

殿嬌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放燭花

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王阮亭南唐宮詞云。花下投籤漏滴壺。秦淮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御閣新

懸照夜珠。極能道其遺事。

潘佑與徐鉉。湯悅。張泌。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諫。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佑應命

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失淮南故云。

宣和五年。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之地。都中盛唱小詞云。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怯則怯。我兩箇厮守。怕則怕。人來破鬪。未幾金人犯汴京。果有擄二帝之事。

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卽昭惠后之妹也。昭惠感疾。后嘗在禁中。先與後主私。後主作菩薩蠻云。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儂人顫。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此詞遂傳播於外。已而納后。大譏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諷焉。後主不之譴。

宋徽宗北去。遇清明。詩云。茸母草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漣。又

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風名。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又徽宗北行。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宮柳拂

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又郭浩按邊至隴口。見紅白二鸚鵡。在樹間。問上皇安否。浩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浩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又浩浩祭徽宗文曰。歎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忠憤鬱勃。使人出涕。

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師師諠語。邦彥悉聞之。鑿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箏。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

加邦彥遷謫。押出國門。越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歸。愁眉淚眼。憔悴可掬。道君問故。師師奏言。邦彥得罪去國。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云。有。蘭陵王詞。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因奉酒歌云。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映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一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記月榭攜手。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歌竟。道君大喜。復召邦彥爲大晟樂正。

徽宗北轅後。賦燕山杏花一闋。哀情哽咽。髣髴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聽。詞曰。裁剪冰綃。輕疊數重。冷淡胭脂注。新樣靚粧。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漫齋雜錄云。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早過田氏。遽起對鏡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至。鸚喚銀屏睡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環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掃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惜惜意。空作江邊解佩。

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百戲撮弄。各呈技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所無。上啓奏曰。江湖亦天下所獨。宣諭侍臣。各賦詩。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曰。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恍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凝空。瓊鼈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是吳兒飛彩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紹興間。洪景廬在臨安。試詞科。三場畢。與五友同過抱劍街孫氏小樓。夜月如晝。正臨闌憑几。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媧黠慧。白坐中者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較藝蘭省。其高擢不疑。請各賦一詞。爲他日佳話。何自明卽操筆作浣溪沙一闕。云。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座添春。邀郎覓句要清新。黛淺波嬌情脈脈。雲輕柳弱意眞眞。從今風月屬閒人。衆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景廬續臨江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匆匆。姮娥相對曲欄東。雲梯不知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爲君設也。已而洪景廬果奏名賜第。餘皆不偶。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婕好事者。公與客約賦詞。游次公先成。公不復作。衆亦斂手。游詞云。暖靄烘晴籟。鎖垂楊。籠池罩閣。萬絲千縷。池上曉光分宿霧。日近羣芳易吐。尋並蒂。欄邊凝竚。不信釵頭雙鳳去。奈寶

刀被妾先留住。天一笑。萬花妒。阿嬌好在金屋貯。甚秋風。易得蕭疎。扇鸞塵汗。一自昭陽宮閉後。牆角土花無數。況多病。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露。望紅雲杳杳。知何處。天尺五。去無路。次公字子明。禮部侍郎操之子。詩詞皆工。

淳熙間御舟過斷橋。見酒肆屏風上。有風入松詞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沾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秋千。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光堯稱賞良久。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于國寶也。重扶殘醉。原詞作重攜殘酒。上笑曰。此句不免寒酸氣。因爲改之。卽日子釋褐。

章邱李生至燕都。嘗對月獨歌曰。萬里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鄰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之。則宋宮人金德淑也。詢李曰。客非昨暮悲歌人乎。李曰。歌非已作。有同舟人自杭來吟此句。故記之耳。金泣曰。此亡宋昭儀黃惠清所寄汪水雲詩。當時吾輩數人。皆有詩贈汪。因舉其望江南詞曰。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素。六街燈火已闌珊。人立玉樓間。後遂委身於李云。按宋琴士汪元量號水雲。從謝后北遷。嘗教宮人作詩。汪水雲應是此人。或謂瀛國公詩亦水雲所教也。湖山類水雲。淮河中。夜聞宮人彈琴水龍吟詞云。鼓鞀驚破霓裳海。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駝背模糊。馬頭匝。匝。朝朝暮暮。自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目斷東南半壁。恨長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淒涼酸楚。粉陣紅圍。夜深人靜。誰實誰主。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擲。譜琴中語。水雲南歸。又有亡宋舊宮人章麗真贈之詞曰。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流。風颺颺。雨颺颺。

鷓鴣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袁正真詞曰南高峯北高峯南北高峯雲淡濃湖山圖畫中采芙蓉賞芙蓉小小紅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

南渡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江西造口不及而還辛稼軒過其地有感賦菩薩蠻詞曰鬱孤臺下清

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鷓鴣林

玉露云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

天台妓嚴幼芳嘗七夕宴坐有謝士卿者豪士也因命之賦詞以己姓爲韻酒方行而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想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傾囊贈之而歸

王邁丁丑第四人及第劉後村賀啓云聲名早著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又贈之詞云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坐雲煙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其重之如此

林賓王荔子雜志曰詩餘荔子之詠作者既少遂無擅長獨歐陽公浪淘沙一首稍存感慨悲涼耳詞云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裹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東臯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

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子。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一詞曰。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賈似道作堂曰半閒。每治事畢。則入堂中打坐。有佞人上唐多令詞。大稱其意。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夜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間。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西湖志云。張淑芳樵家女。宋理宗選宮嬪。賈似道見其美。匿爲妾。似道敗。芳遂削髮爲尼。結庵九溪。栽花種竹以老。有更漏子詞曰。墨痕香。燈下淚。點點愁人幽思。桐花落。蓼花殘。雁聲天氣寒。雲棲月。青溪塢。忖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盈盈。淙淙激不平。

至正丙子正月十八日。元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名清惠者。題滿江紅於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承恩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鞞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文丞相讀至末句。嘆曰。惜哉。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爲之作二首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僊闕。王母歡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霖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齧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



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其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予按女史載王昭儀。抵上都。懇請爲女道士。號冲華。然則昭儀女冠之請。與丞相黃冠之志。後先合轍。從容圓缺語。何必遽貶耶。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因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南岸列女樂。月上簫韶稍止。上皇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侍宴官開府曾覲。進百字令詞云。素颯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闕。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會用過金甌事。可謂新奇。賜束帶紫番羅。水晶盤。上亦賜寶釵。更餘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事見錢唐舊志。余有南宋宮詞云。官家北內敕吹彈。錦繖黃羅雉尾攢。怪底雲中僊樂響。小劉妃奏玉笙寒。蓋當時人呼德壽宮爲北大內也。

宋駙馬楊震。有十姬。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詹天游宴。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浣溪沙詞云。淡靑山兩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縞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箇也消。

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箇消魂也。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觴。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坼初經雨。雕欄翠幙朝陽嬌。困倚東風。差謝了羣芳。洗烟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粧。楊柳啼鶯。畫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艷粉濃香。慈寧玉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燐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壽王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王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王大喜。王昂作狀元。始塔禮夕。婦家立需催粧詞。昂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汚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張表臣過吳江賦菩薩蠻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客覽之曰：鴨可寄書耶。張不答。垂虹亭在吳江長橋之上。四明天際水。浪拍碎。凍雲不疑。記曉葉題霜。秋燈吟雨。曾繫長橋過艇。又是賓鴻重來。後猛賦得歸。纔定。嗟繡鴨能言香。鱸堪釣。尙慮人境幽興爭。如共裁月娥粧鏡。念倦客依前。貂裘茸帽重。向松江照影。醉酒蒼茫。倚歌平遠。亭上玉虹腰冷。迎醉面。暮雪飛花。幾點黛愁山暝。

文丞相北去時。有題張許廟沁園春一調云：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亦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云。

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事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又過金陵詩云。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鴉帶血歸。

曾純甫及見汴都之盛者。庚寅春奉使過汴。作金人捧露盤詞云。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蹤。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滿目。飛蓬。雕闌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塞茄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賈人女。裴玉娥。善箏。與黃損有婚姻約。後爲呂用之劫歸第。賴胡僧神術。尋復歸損。損常賦箏詞云。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裏。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

吳彥高爲米元章之壻。會寧府遇老姬善鼓瑟。自言梨園舊籍。彥高爲賦春從天上來一闋云。海角飄零。嘆漢苑秦宮。墜露飛螢。夢裏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問當時遺譜。有絕藝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嚙。山溜泠泠。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鬢變星星。舞徹中原。塵飛滄海。風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一軒涼月。燈火青燐。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使北。問尚有歌之者。

婺州劉鼎臣就試行都。其妻製彩花一枝贈之。并侑以鷓鴣天詞云。金屋無人夜翦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與蕭郎兩鬢青。聽屬付。好看承。千金不抵一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

明。

宋宣和中有王通判妾飛紅者。貌美能寫染。有詞云。花低鶯踏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慵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

堯山堂外紀。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有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之句。又有小重山詞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又誰聽。蓋指主和議者多也。

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尙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鵲促歸期。鶯收俊舌。燕作留人語。遶闌紅藥。韶華留此孤注。眞箇恨煞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腰猶自歌舞。又祝英臺近云。倚危闌。斜日暮。鷺鷥甚情緒。稗柳嬌黃。全不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數。歎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湖海新聞云。三四謂衆宮女行。五謂朝士去。六謂臺官默。七指太學上書。八九只謂陳宜中。在東風謂賈似道。飛書傳羽謂北軍至也。新塘楊柳謂賈妾。稗柳謂幼君。嬌黃謂太后。扁舟飛渡謂北軍至。塞鴻指流民。人惹愁來謂賈出。那人何處謂賈去。

宋人尙詞。天南地北一調。載之詞品。是綠林之豪亦知柔翰也。又李全之子瓊有水龍吟云。腰刀首帕從

軍。戍樓獨倚閒凝眺。中原氣象。狐居兔穴。暮烟殘照。投筆書懷。枕戈待旦。隴西年少。嘆光陰掣電。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調。世變滄海成田。奈羣生幾番驚擾。干戈爛漫。無時休息。憑誰驅掃。眼底山河。胸中事業。一聲長嘯。太平時相將近也。穩穩百年燕趙。語雖麤豪。亦自伉爽。全雖叛逆。跋扈。瓊乃盡力於宋。其意於此詞已微露矣。

茗溪漁隱曰。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茗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爲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小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予小閣相近。同在一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予嘗有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續溪翁。蓋謂此也。

東臯雜錄曰。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曉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謾透幽砌尋花。桃李狂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蓬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溼透。撫弄舊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趙鼎字元鎮。宋中興名相。小詞婉媚。不減花間蘭畹。慘結秋陰一首。世皆傳誦之矣。點絳脣一首云。香冷

金猊夢回鴛帳餘香嫩。更無人問。一枕江南恨。消瘦休文。頓覺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盡。薄暮寒成陣。張子野減字木蘭花云。垂螺近額。走上紅茵初趁拍。只恐驚飛。擬倩遊絲惹住伊。文鴛繡履。去似風流塵不起。舞徹梁州。頭上宮花顫未休。又晏小山詞云。垂螺拂黛青樓女。又云。雙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名。月白風清。長倚昭華笛裏聲。又云。紅窗碧玉新名舊。猶縮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按垂螺雙螺。蓋宋時角妓未破瓜時髮飾之名。今秦中妓及搬演旦色。猶有此製。

西湖志云。宋淳熙六年春。車駕迎上皇太后。遊聚景園。並乘步輦。坐瑤津西軒。酒三行。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蘭舟曲。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榭船中。人物皆動。太上喜。至錦壁賞花。牡丹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別採千朵。插水晶玻璃。天青汝窰金瓶中。置沉香棹。列白玉碾花商尊。高三尺。徑一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官各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沈香柄金絲御書扇。知閣張掄進壺中天一闋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艷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嬌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濃於酒。五雲臺榭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嶽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王呈瑞。更無一片花落。

賈循州雖負乘。處非其據。然好集文士於館第。時推廖瑩中爲最。其詩文不傳。雖西湖游覽志載數篇。皆諛佞語耳。不爲工也。偶見抄本。有箇儂一詞。頗富艷。其詞云。恨箇儂無奈。賣嬌眼。春心偷擲。蒼苔花落。先

印下一雙春跡。花不知名。香才聞氣。似月下筵篔。蔣山傾國。半解羅襟。蕙蘭微度。鎮宿粉棲。香雙蝶。語態眠情。感多情。輕憐細閱。休問望。宋牆高。窺韓路隔。尋尋覓覓。又暮雨凝碧。花逕橫煙。紅霏映月。儘一刻千金堪值。卸裊薰籠。藏燈衣桁。任裏臂金斜。搔頭玉滑。更恨檀郎。惡憐深惜。儘顛裏周旋。傾側。軟玉香鉤。怪無端鳳珠微脫。多少怕聽曉鐘。瓊釵暗壁。

朱開禧中韓侂胄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乃定議伐金金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駐濠梁時小劉之昂作樂章一闕大書於濠之倅廳壁間名上平南其詞曰。蜜蜂搖螳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

張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上賦云。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朔風勁。悄。邊聲黯黯。消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旂鄉。落日牛羊下。甌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道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容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長南望。翠葆霓旌。遣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歌闋。魏公爲罷席而入。右調六州頭。凡三換頭。

陳石泉自北行。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作木蘭花慢云。北歸人未老。喜依舊。著南冠。正雪暗滹沱。雲迷芒

碣。夢落邯鄲。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烟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一征鞍。慨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鈞天紫微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闌干。

復齋漫錄云。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自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石在荆棘中。惟存古桂百餘。故末句有猶今視昔之感。其詞曰。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游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擊碎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予嘗讀此詞。不覺爲之再三增嘆。夫花石之盛。莫盛於唐之李贊皇。讀平泉莊記。則見之矣。宋之艮嶽。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囿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今誰在耶。予爲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其峯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力者移去矣。

能改齋漫錄云。近有士人常於錢塘江漲橋爲狹邪之游。作樂府名玉瓏璫云。城南路。橋南路。玉鉤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拍。嫩紅輕碧。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爲雲爲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其後朝廷收復河南。士人者陷而不返。其友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



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薰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豔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黃金榜。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假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後改名永。景祐元年方及第。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來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閑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李駙馬所撰正月十九。滴滴金詞也。京師上元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士進錢。買兩夜。故云五夜。

賀方回眷一姝。別久。姝寄詩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才黃。遠客一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鴉。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門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涯。兩厭厭風月。

豫章

黃山谷也。

守當塗。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爲木蘭花令以示之云。凌歊臺上青青麥。姑

熟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南。稍爲諸公方阜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

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蜀人閻侍郎蒼舒使北過汴京賦水龍吟云。少年聞說京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鞍玉勒。九衢爭驟。春滿鼇山。夜沈陸海。一天星斗。正紅毬過了。鳴鞘聲斷。迴鸞馭。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十五年都城如舊。而今但有。傷心煙霧。縈愁楊柳。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願皇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蒲蘆

記筆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人正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萬井吹香細細風。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簫聲裏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右調鷓鴣天。上元詞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道。詞多不盡載。今錄一首。當與夢華錄並傳也。

蒼舊續聞云。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對客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綿。時時聞杜鵑。公愛誦久之。後從遊頗密。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後攔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氏云。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闕。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

新葉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樽灑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又云。曩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藩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檀暴卒。復寤。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寤。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迺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極鄙俚。誠爲妄誕。

澹庵老人胡銓玉音問答云。隆興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時方欲易金人書藁。蒙賜金鳳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珠硯。又賜以花藤席。命某視草畢。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上御玉荷杯。某用金鴨杯。初釃。上令潘妃唱賀新郎。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某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某再拜謝。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句。上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荆江舊俗。今如故句。上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爲屈原之葬魚腹者。賴天地祖宗。留卿以輔朕也。某流涕。上亦黯然。俄而遷坐。進八寶羹。洗釃再酌。上令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訖。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某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澁。朕每在宮。不安作此。只是侍太上

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意勿嫌。某答曰。方今太上退閒。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時有。上曰。卿真忠臣也。漢之汲黯。唐之房魏。亦不過是。上又問某在海南時。所爲詩詞。時漏已四下。猶侍上凭闌四望。頃之。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鶉噪矣。宮漏無聲。江月斜。親聽君王歌一曲。南屏鐘動柳啼鴉。又云。御香都。窻問答絕句云。玉荷盃內酌流霞。

蔡侍臣衣回首神霄是禁闌卻憶宣和當日事玉真軒裏見安妃

